

武陽志餘

如 220.15

38-2

部=12

志餘卷九之一

史傳目錄

周

季札

後漢

彭脩

吳

華覈

晉

徐邈

子浩

徐廣

志餘

卷九

目錄

宋

蒯恩

徐豁

蕭思話

子惠明

蕭惠開

徐耕

余齊民

南齊

李安民

蕭景先

蕭赤斧

蕭顯胄

蕭謚

弟諫

蕭坦之

蕭惠基

弟惠休

惠朗

蕭文琰

邱巨源

臧榮緒



吳欣之

蕭叡明

梁

蕭穎達

蕭景

弟昱

蕭琛

蕭子恪

弟子範 子範子滂 滂弟准 子顯 子顯子序

序弟愷 子雲 子雲子特 子暉

蕭介

子允 從兄洽

蕭幾

子為

蕭眎素

陳

蕭乾

蕭允

弟引 子德言 德言弟彤 密

蕭濟

蕭摩訶

張崖

何之元

志餘

卷九

目錄

二

北齊

蕭退

子慨

蕭放

周

蕭撫

子濟

蕭世怡

子子質

蕭大圜

隋

蕭該

蕭吉

唐

蕭瑀

子鏡 兄瑒 鈞 鈞子確 瑗 子嵩 嵩子華 華子恒 悟

蕭復

子湛

湛子真

蕭德言

曾孫至忠

劉禕之

蕭祐

秦景通

弟暉

徐仁紀

蕭昕

蕭俛

弟傑 倣 倣 子麋 麋子頎

錢九隴

高智周

蕭定

蕭遵

蕭穎士

附吳

陳彥謙

附南唐

張泌

董羽

志餘

卷九

目錄

三

附吳越

毛勝

宋

張觀

張昱之

胡宿

子宗炎 宗回

宗愈

錢公輔

鄒浩

沈積中

霍端友

李熙靖

胡世將

張守

胡交脩

梁汝嘉

向士璧

薛極

胡唐老

莫謙之

徐道明

張舉

元

陳祖仁

明

陳濟

陳洽

段民

胡濛

徐問

周金

唐順之

子鶴徵

吳中行

子亮 元
從子宗達

王就學

錢一本

子春

志餘

卷九

目錄

四

薛敷教

陸大受

孫慎行

張瑋

薛聞禮

薛應玠

王章

子之樞

金鉉

錢本忠

陳于王

謝應芳

劉熙祚

弟永祚
綿祚

吳傑

志餘卷九

人物 史傳上

周

吳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日餘祭次日餘昧
次日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
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
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
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棄
其室而耕乃舍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

志餘

卷九

史傳

一

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
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
子王餘祭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也未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
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
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
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
之得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

盟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鄆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宏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

志餘

卷九

史傳

二

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節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其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

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尙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以父兄爲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容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濞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公子光佯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吳僚墓復位而待

節吳世家

志僚

卷九

史傳

四

後漢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在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

貫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
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
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
恩信卽殺督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
守服也獨行傳

吳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爲上虞尉典農都尉以文學
入爲秘府郎遷中書丞蜀爲魏所并覈詣宮門發表曰聞聞
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
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

志係

卷九

史傳

五

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士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
不甯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
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卽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
新宮制度宏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
廢覈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
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
室當此之時皆以爲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
爲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爲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
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
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

謹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爲治
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
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魏不
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謹之所欲痛哭比今爲
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
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
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殫
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
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
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

志條

卷九

史傳

六

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
警蜀爲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
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唇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
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
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
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
往年鈔盜無日今胥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
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爲饑乏之救惟恐
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辨若舍此急盡力功
作幸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

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
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
生庭懼而修德惟消殷興熒惑守心宋以爲災景公下從瞽
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
於口而通神明臣以黜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
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熒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
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爲驗之天地無有他
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挺以九域爲宅天下爲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
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爲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

志條

卷九

史傳

七

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佳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
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
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
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天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
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旣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
昔魯隱公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築宮爲長世之
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
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
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
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

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強弱正於際會被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甯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強大而忽農忘畜今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沉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爲陛下計明矣臣聞

志

卷九

史傳

八

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懍懍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馳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脩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紜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舍

佃事違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爲已勞也求其爲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

志條

卷九

史傳

九

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爲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爲綺靡之飾不勤麻枲竝繡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侈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

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揆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路充府藏之積哉時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又敕作草文俾立待之覈爲文曰咨覈小臣草介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

志餘

卷九 史傳

十

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慈挹清露沐浴凱風效無絲鷺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臯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開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

三國志

晉

徐邈東莞姑幕人也祖澄之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閩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勵學博涉多聞以慎密自居

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帷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標明指趣撰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邈散騎常侍猶處西省前後十年每被顧問輒有獻替多所宏益甚見寵待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爲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及謝安薨論者或有異同邈固勸中書令王獻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爲尙書令元爲徐州邈轉祠部郎上南北郊宗廟迭毀禮皆

志傑

卷九 史傳

七

有證據豫章太守范滂欲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風政并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邈與甯書曰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以實不以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以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

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尸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以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帝甚親昵之初范甯與邈皆爲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爲王國寶所讒出守遠郡邈孤宦易危而無敢排彊族乃爲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邈欲和協之因從容言於帝曰昔淮南齊王漢晉成戒會稽王雖有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酣蝶之累而奉上純一宜加宏貸消散紛議外爲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焉邈常詣東府遇衆寶沉酒引滿誼譁道子曰君時有暢不邈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尙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道子將用爲吏部郎邈以波競成俗非己所能節制苦辭乃止時皇太子尙幼帝甚鍾心文武之選皆一時之俊以邈爲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爲博士不復尊以爲師故帝有云邈雖在東宮猶朝夕入見參綜朝政脩飾文詔拾遺補闕劬勞左右帝嘉其謹密方

之於金霍有託重之意將進顯位未及行而帝暴崩安帝卽位拜驍騎將軍隆安元年遭父憂邈先疾患因哀毀增篤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傷悼識者悲之邈莅官簡惠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多諮稟之觸類辯釋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爲太歲之屬自是遊神譬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爲藏體地中也所注穀梁傳見重於時邈長子豁有父風以孝聞爲太常博士祕書郎豁弟浩散騎侍郎鎮南將軍何無忌請爲功曹出補西陽太守與無忌俱爲盧循所害邈弟廣別有傳儒林傳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

宋書父藻都水使者

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至廣尤爲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元爲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爲鎮北補參軍孝武世除祕書郎典校祕書省增置省

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尙書令王恂深相欽重舉爲

祠部郎

宋書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而

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礼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尙

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爲議廣常以爲愧焉元顯

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元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

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

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宋書二年

尙書奏左史述言右史書

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書作有造中興

記者宋書作中道風帝與煥乎史策爾太和以降世歷三朝

元風聖迹儼為疇古儼宋書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

成國史宋書詔曰先朝至德光祚未著方於是敕廣撰集焉

宋書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

風雷為灾廣獻書高祖曰風雷變未必為灾古之聖賢軌懼

而修己所以興教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

塵露率誠於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

夷且恭謙儉約虚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

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濶固應難速且小細

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

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

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

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

願於其愚款之志又轉大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

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

志餘

卷九 史傳

西

員常侍大司農仍令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

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元篡位帝出宮

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感涕泗交

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而言曰君為宋

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同時乃更獻歎因辭

衰老乞歸桑梓 宋書承初元年詔曰秘書監徐廣學優行謹

慙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

耄朝散亦關端居都邑徒增僭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

京且戀舊懷遠每增感慕心息道元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

州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性好讀書老猶不倦 宋書天年

宋

宋書廣子箴在良史傳

申殞沒其恨許之贈賜甚厚

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接駱邈子也宋書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懸差爲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於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卽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爲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甯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據懸城反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爲太尉長兼行參軍領衆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擢爲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請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

創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甯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
爲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
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
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爲從事中
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
塗爲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
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
卒無子國除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

志餘

卷九 史傳

夫

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爲太學博士桓元輔政爲中外都
督諮議致敬惟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瑯琊王不
應加敬元諷中丞免豁官元敗以爲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
軍何無忌功曹仍爲鎮南參軍又祠部丞世令建武司馬中
軍參軍尚書左丞丞初初爲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
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爲一世所推元嘉初爲始興太
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
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以
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
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迫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

既逼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貲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準銀課米卽事爲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爲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爲劇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已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蕪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篋以尙焉宜蒙褒賚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爲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甯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良吏傳

蕭恩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兖三州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九年卒

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
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
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
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
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
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嘉三年謝
晦爲荊州欲請爲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
州徐州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
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弟聚黨於東莞發干縣謀爲寇亂
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八年除竟陵王

志餘

卷九

史傳

六

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
伐旣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
劉振之戍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
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尙方初在青州常所用
銅斗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
乎旣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
在任失和氏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
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旣行聞法護
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諱五百
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諱緣洛收合士衆得精

兵千人十年正月進據礮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
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
金諱進屯礮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副姜寶據鐵
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斫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
月趙溫又率薛健及其甯朔將軍馮翼太守蒲蚤子來攻坦
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創賊退保西水諱司馬錫文祖進據
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遣
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諱等進黃金蚤子健等退保下
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萍川因向南城僞陵
江將軍趙英堅守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

志餘

卷九

史傳

九

所復引軍還與諱合三月諱率衆軍進據岷公固難當遣其
子和率趙溫蒲蚤子及左衛將軍呂平甯朔將軍司馬飛龍
步騎萬餘跨漢津結柴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諱合圍數十重
短兵接戰弓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諱乃截
稍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稍輒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
燒柴奔走退據大桃閨月諱及方明臺軍至龍驤將軍楊平
興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
甚多漢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元篡晉以桓布
爲梁州布敗走氏楊盛據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
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史氏乃治南城

爲賊所焚燒不可固卽思話遷鎮南城加節進號甯朔將軍
徵諱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
法崇元嘉十年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統府所
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獄官言法護病卒太
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臨
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敕曰丈人
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
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
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
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

志餘

卷九

史傳

辛

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
也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
年徵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遷持節監雍
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
諸軍事甯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
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領左衛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
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
賞有松石閒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
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甯蠻校尉雍州刺史
如故二十六年徵爲吏部尙書詔思話曰沈尙書暴病不救

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尙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閭何應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鎮彭城虜退卽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碯礮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元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厯城令任仲仁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沿口丞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至碯礮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驀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厯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碯礮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碯礮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夏圖進討此鎮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青州餘如故鼓城文武復量

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卽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旣還之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倫所不容忍率士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啟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卽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尙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

齊郢湘二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鎮
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謚曰穆侯恩誥宗戚令望早見任
待凡歷州十二仗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
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
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
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恩誥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
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
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
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
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
凡人畫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
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尙轉尙書水部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
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徙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
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
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沖之事
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
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

能何優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沖之爲優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割落臣議專載已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壅濫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優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曰兒子不幸與周郎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旣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甯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萬乃以爲豫章丙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尙書吏部

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庶
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
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威
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
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甯二州刺
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
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爲內地殺討蠻濮闢地
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又
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反惠開乃集將佐謂
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再奉武文之
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
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
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
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
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
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比蜀人惠開疑之
皆悉遣出子勛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
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
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

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啟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啟事具陳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啟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甯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賊大破之生禽寶首囚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墮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携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說作西門客耶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

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
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
歎自以負譽摧屈慮興宗不能諂已戒勸部下蔡會稽部伍
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
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
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祜驃騎長史太
守如許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
內所作齋前有嚮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剷除列種白楊樹每
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胷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發病歐血吐
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甯朔將軍南郡太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
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
云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
民飢耕詣縣陳辭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餓採掇存
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饉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糶
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瓌
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糶得
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千斛助官振貸此
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

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
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
助官得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
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
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孝義傳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文明二年
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此者內痛
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
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
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申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
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瀉情凝至深心天徹跪
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邱趙方今聖務彪被
移草華夏實乃風瀆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
民越自氓隸行貫生品旌問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
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孝義傳

南齊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疑衛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補薛
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援南歸太
祖初

北齊本
作了勅

遣使安民領支軍降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

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衛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螫賊晉安王子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蕪蒲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鱸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發寢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甯朔將軍成淮陽城論鱸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留安民成甬城除甯朔將軍元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劭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絕其津逕遷甯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甯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甯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並不拜重

除本職又不拜改授甯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
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
尉復爲甯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
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獠亂漢中敕安民
回軍至魏興事甯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
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
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
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
長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
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

北齊本
有口字

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

迥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君契闊

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

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

司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

密陳米進將盡歷數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

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許乃止蒼梧廢太祖

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沈攸

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

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彭城沈攸之平仍授齊郢州司州之
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
軍領衛尉太祖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泰始以
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
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
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
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署事有卿名
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
出征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沿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
元初聚黨六合山僻號自云垂手過滕州郡討不能擒積十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衆數萬柴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洲義舉雲集安民可長
轡遐馭指授羣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撫之等皆沒上
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中世祖卽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
永明二年遷尙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啟密謀見賞
又善結尙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啟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
退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
軍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卒官年五十八賜錢十萬布百匹吳
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守到郡必須祠以輓
下午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箸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
俄而牛死葬廂側今呼爲李公牛塚及安民卒世以神爲崇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詔曰安民歷位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敷政近
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於懷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
侍太守如故謚曰肅侯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敬宗
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
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
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鎮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
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卽縣令員外郎
與世祖欸暱世祖爲廣興郡啟太祖以景先同行除世祖甯
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遷世祖爲鎮西長史以景先爲鎮西

長流參軍除甯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
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鎮
益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甯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
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
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節
督司州軍州事甯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
并泄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
督府驍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
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
尙書額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邱景先嚴備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待敵豫章王又遣甯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
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
景先敢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十餘年以吾當
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
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世祖
卽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上盡心
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
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游景先常甲仗
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
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

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請究司土
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啟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虿有毒
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
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
牛酒來迎軍未還過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
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慙慈旨
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啟事上謝至尊粗申愚
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
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
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
志餘

卷九

史傳

詩

滿豔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
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
騎鎮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
隨宜溫郵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
可輸遺臺劉家前宅久聞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致官
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麤猥奴婢充
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動者應
料理隨宜救卹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
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
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

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誠著夷險績茂
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
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諡曰忠侯
蕭赤斧南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史
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
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戮沈慶之圍廣
陵城攻戰有勳事甯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
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
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遷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
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甯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
順順○宋本
諱作從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薨

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
國將軍竝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甯
蠻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
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
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
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
世祖使甲仗衛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
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

布百匹蠟二百斤進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宏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子謂亦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勳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為新安太守史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為南徐州以穎胄為南東

志像

卷九 史傳

五

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衛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為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為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輪牛上慕儉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宋太此器也帝甚有慙色冠軍江夏王寶元鎮石頭以穎胄為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為衛尉出為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

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執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荆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譬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

志條

卷九 史傳

三

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賁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汝陽太守劉孝慶前承平太守劉熙暉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卽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祭道馱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贈山陽甯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加穎

冑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
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甯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潁冑獻錢
二十萬米千斛鹽百五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
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
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
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
右軍將軍南郡太守豐縣開國侯蕭穎冑司馬征虜將軍新
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
而陂數無恒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
虛奉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

志餘

卷九

史傳

庚

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
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
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墮高宗勗皇帝建
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
昧且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輟湊若迺經禮緯樂
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諱以則
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讐畢行三風咸
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感而有喜容酣酒嗜旨罔懲其侮讒賊
狂邪是與比周遂令親賢嬰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
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王室

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周宋本邵

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

及嬰孺曾無涓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

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

驅土崩之民為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

有異圖賴蕭令君勲濟宗祚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

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廻心

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鳩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

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疎疑浸潤成災奄

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幣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斷誅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酷戾窮縱醜惡販鬻主威以

為家執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姪孽臣數十

袒裼相逐帳飲闐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為歡

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剪夫天生

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

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連斃九族

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

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

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阡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

命永淪於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箸於

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顛顛咸思戴奉且執居上游
任總連率家國之否甯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願託憂
深責重誓清時難令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
軍軍主楊公則甯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
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
史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靄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
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
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闕文輔國將軍中直
兵參軍軍主任濛之甯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甯
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

志餘

卷九

史傳

單

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甯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
主庾域甯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
軍甯武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
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
甯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甯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
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駝繼
發椎劍高磨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
驚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
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荆南甯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
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旣痛

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
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
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
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
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
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
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
援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
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
罰之信有如礮日江水在此予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

志餘

卷九

史傳

四

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尅巴陵仍向湘州遣甯
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
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
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時人
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
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
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
表勸和帝卽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竝勸進
穎胄使別駕宗史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
北鄆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尙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

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栢齋中柱壁上
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
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尙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
尙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
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
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
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
沔口鄂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
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
子瓚拒義師穎胄遣汝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在漢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
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
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
陵人脩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
史謝篡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甯朔將軍范僧
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剋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
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
昏侯遣軍主彭益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
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益等穎
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篡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

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篡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滎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脩靈祐又合餘衆攻篡篡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瓚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瓚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荆鞭長之義耳蕭瓚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荊州少時持重良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瓚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執素能飲酒噉白肉鱸至三升既聞蕭瓚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藉葭李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

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
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
竊惟王業至重萬幾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
秋富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
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
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
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
十人輜輶車黃屋左纛梁王園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
報穎冑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
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

志餘

卷九

史傳

謝

齊故侍中丞相尙書令穎冑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
問望斯歸縮構義始肇基王迹挈閭屯夷截形心事朕膺天
改命光宅區宇望岱瞻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
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
尙書令穎冑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
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

蕭諶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
國參軍諶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爲絕
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
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

太守以勲勳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尚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鎮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謐領宿衛太祖殺張景真世祖令謐口啟乞景真命太祖不悅謐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謐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謐在左右猶直上崩遺敕謐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謐謐每請急出宿衛通夕不得寐謐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加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漸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衛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謐及蕭坦之選進乃得聞達謐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謐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謐其見信如此謐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謐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特進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謐爲揚州及有此授謐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爲蕭謐作堰筋者謐恃勲

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尙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道
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
林園宴諶及尙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
林閣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
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
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饌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
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
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崇詔曰蕭
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
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邁兼隆內總戎柄外

志餘

卷九

史傳

樊

暢蕃戚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
勲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耻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
己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蔽上罔下之心
誣君不臣之跡罔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濫散金帛招集
不逞交結禁脔互爲唇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
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宏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
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况釁積禍盈皆
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速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
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謂人
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

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闕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衛將軍上欲殺誕以誕在邊鎮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誕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尚方誕弟誅與誕同豫廢立爲甯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昌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誕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志餘

卷九 史傳

畢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勲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謔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鎮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閣以勲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南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尚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狘獍坦之皆得在側或值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勲封臨汝縣男食邑

三百戶徙征南諮議高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譙及坦之定謀
帝腹心直閣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譙未能發
始興內史蕭季做南陽太守蕭穎基遷都尉遷都尉雍本譙
作並應還都欲待二蕭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
馳謂譙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
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政應作餘計耳譙違還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卽位
除黃門郎兼衛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進爵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
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洲坦之擊破之還

志餘

卷九 史傳

吳

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
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
軍置府江禰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
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
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
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禪踰墻走從東冶僦渡南渡問道
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官寺事平遷尙書右僕射丹
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
人號爲蕭癩剛狼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
帝遣廷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

伏誅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存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啟帝原死繫尙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尙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氏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咸賞於是氏人邵

志儉

卷九

史傳

吳

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竝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碁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過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頗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賊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徙

顧新亭事甯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卽位爲征
虜將軍衛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
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
尙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尙
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覲焉五年
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尙多鄭衛淫俗雅
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
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基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
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
於鬪棋宋文帝世羊元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元
志餘

卷九 史傳

季

侯巖因製局圖選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
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
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
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基竟陵
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開曠之致
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
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
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舍人
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若其勿以私祿足充
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侵私邪吾

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
林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
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主方脩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
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
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
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欲
非雍本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
作故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
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兖州事典籤何益孫賊罪百萬棄市
惠朗坐免官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蕭文琰蘭陵人竟陵王子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
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
有乃與吳興邱令楷濟陽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
成皆可觀覽

南史王
僧孺傳

邱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士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
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救助徐爰撰國史
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卽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
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甯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
休範在潯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
祖自啟救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

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尙書令袁
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屢期豈
虞寂寞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
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
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
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
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
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授名朱雀者愚智空闔人惑而民不惑
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
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邱巨源文武相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
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
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
凡賤若以此賊疆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
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
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
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
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
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
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齋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

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
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鱗翻焉
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泥沈詎其荷嚴
塵末皆是白起操贖事始必非魯連邪民俱國算抵足驅烽
旆之機帝釋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
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齷遂乃棄之溝間如蟬如蟻擲之言外
如土如灰絳隸帖職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
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
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尙
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
已老甯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尙
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
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文學傳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
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
筵席朔望輒拜席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
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舉秀
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
命駕尋之建元中啟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

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
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按晉史
十表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
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
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命入天祿甚佳榮
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尙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
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嘗以宣尼
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常言
爲誠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
世號爲二隱

孝義傳

志餘

卷九 史傳

壽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進縣戍隋王
誕起義太祖遣軍主華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
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

詔蠲表 孝義傳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謚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獻
明初仕員外殿中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
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
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瀆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
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

中書郎 孝義傳

梁

蕭穎達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荊州密救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獸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璠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悅開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獲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

志餘

卷九 史傳

蕭

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獸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悅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獸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獸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尙書令領吏部尙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溧州

按在書州郡志無溧州當書溧洲之溧溧洲見山謙之丹陽記

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

進趨江甯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瑱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荊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瑣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瑣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

志餘

卷九 史傳

姜

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死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邈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濶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改物宋書穎胄傳作改命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號作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宋書無開國二字食宋書無食字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

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
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尙可以激貪厲
俗悖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買人
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啟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
直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瑗啟乞限
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啟乞接代
僧瑗則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
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
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
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殮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申茲文二追彼十二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宏情勸良每
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
所居官以候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
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
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
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
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
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
敏嗣穎胄子摩夔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尙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鄉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恩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於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尙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謚文宣侯尙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卽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審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尙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簡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旣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甯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甯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干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甯朔將軍行南兖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兗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兖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兖州高祖踐阼封安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北兖

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卹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衛率遷輔國將軍衛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甯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

志餘

卷九 史傳

語

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潯陽驅迫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甯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備擊志於潯陽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續率軍士收而瘞焉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十一年徵右衛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兖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兖州刺史

十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
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
屬雖爲從弟而禮容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
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
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
右將軍監揚州并置佐史侍中如故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
州辭讓甚懇惻至於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
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
州符火爇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傲如此十八年累表
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

志餘

卷九

史傳

卒

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
爲之流涕旣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晉陵
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
普通四年卒於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
三司諡曰忠子勵嗣

昱字子夏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
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
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
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破未垂採照追懷慙懼實戰胸
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

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既雜時逢坎填之運昔在齊季義師
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弋
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
雖復饑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既乖
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
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填溝壑丹誠素願濇至長罷俯自
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銜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
然量已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甯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
屢成干請夫上應元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
業障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

志餘

卷九 史傳

李

顯禁徒穢黃樞忝竊稍積悲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
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效無地方違省闕伏
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
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
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與爲緱氏宰政事有能
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卽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
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旣不肯行績用爲招遠將軍鎮北長
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
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
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

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鎮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
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
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
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於理既表
解職可聽如啟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
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
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
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還將軍晉陵太
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
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誼沸設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祭莫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
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
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夫琛
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琛少而朗悟有縱橫
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
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於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鞞策桃枝杖
直造儉座儉與語大悅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
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
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琛於御

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尙書左丞東昏初崩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昔爲卽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爲甯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志餘

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筮中陽夙忝同閑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竈事畢餽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年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

志餘

卷九 史傳

齊

曰平子

蕭子恪字景冲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疑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甯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嘗害之會子恪棄郡犇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秘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

範等常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鳩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於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於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

志餘

卷九

史傳

奎

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於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

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丙齋直帳闈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

志餘

卷九 史傳

奕

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疏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秘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尙書四年聘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甯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於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

暉五八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
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
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
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
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
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
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
太守遷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
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

志餘

卷九 史傳

卷

命記室蔡薤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薤子範遷
宣惠諮議參軍獲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
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
諸弟竝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任於茲
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
還差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
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
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也尋復爲宣惠武
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
軍始興內史遷除大中大夫遷秘書監太宗卽位召爲光祿

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
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
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
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
與祁陵王數請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尙書殿中郎中
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
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頭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
七歲封甯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
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

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尙書令沈約
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
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
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
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
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
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
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邱聖製符同復在茲日
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
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高祖集并普

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
義五年遷吏部尙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
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
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
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尙書其見重
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
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
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於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
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
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

志餘

卷九 史傳

堯

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
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燕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
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
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稱人
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
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
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冥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
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
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
普通北伐記五卷賈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

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秘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刪部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竝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旣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秘閣子雲性沈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尙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

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遷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牲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啟曰伏惟聖敬率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園邱眡燎尙言式備牲牲北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宋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救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救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救曰般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探五經聖人成教而漢末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牲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命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尙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般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

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遠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竝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援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藝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執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庶

北齊本
作度

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

見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於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三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情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僕射父惠禧齊左民尙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尙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尙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

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救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饑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

志餘

卷九 史傳

書

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迹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尙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昺表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

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詞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中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既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遷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

志餘

卷九 史傳

妻

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民俗便之遷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賜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十卷行於世

蕭幾字德元齊曲江公遙歆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揚平南

謙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謗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
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
尚書左丞末年惠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
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於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
子舍人永康令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
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
律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
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
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
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
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
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
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
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述其事行謚曰

貞文先生

止足傳

陳

蕭乾字思暢蘭陵人也祖疑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
祕書監乾容止雅正性情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

歲召補國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爲祭酒深敬重之十五
舉明經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
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
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南徐州引乾爲貞威將軍司空
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太子家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
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
建甯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誓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
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甯恃險
好爲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
隨何奉使鯨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况卿坐鎮雅俗才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既至曉以逆順所在
渠帥並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天
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
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奔郡以避寶
應時閩中守宰並爲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猶不爲屈徙居
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
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諡曰靜子
蕭允字升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謨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蒨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
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

容止醞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
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
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
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
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
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
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
閉門靜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鎮南徐州以
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
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除稜威將軍

志餘

卷九

史傳

表

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於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高宗
卽位遷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
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尙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
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鎮
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厯善景厯子徵脩父黨之傲聞
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竝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鎮且夕自
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
恬於榮執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
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鎮衛鄱陽王出
鎮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

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元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於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官唯允與尙書僕射謝伯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以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升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與郡遺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頎爲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頎後遷爲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疏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行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即日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祖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執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

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
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
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選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
儲空匱乃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引在
職一年而器械充物類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
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
引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
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
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贖
物既至番禺靖卽悟旨盡遣兄弟下都爲質還至灑水而高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宗崩後主卽位轉引爲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
復起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朋主吳璉及宦官李善度
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
引曰李蔡之執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爲身計引曰吾之立
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
璉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
最知名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
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
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聘於齊
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竝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爲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爲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爲會稽太守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卽位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比等歷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爲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俱侍東宮復爲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嘗勅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圖精練繁劇乃於至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蕭摩訶字元膺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

敗摩訶歸於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在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吳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懼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

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
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
長圍連鑲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
始鑲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
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
乃奮髯曰塞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
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
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引步卒乘馬鬣徐
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
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賑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圍逼感慙寘無地且步軍旣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
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
是周軍長圍旣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
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
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
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啟
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敕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
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
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綬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

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
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閣聽事置鷓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
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鷓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會
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視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
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
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
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塹
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
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
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

志餘

卷九

史傳

六

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間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
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鄒官尙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
衆軍南北互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
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
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趨北樊諸將孔範出戰
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
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
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
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
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

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
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
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
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寔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
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
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痛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歔終身
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
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
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晉陵張埴以禮學自命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禮注撰五禮
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

博士

傳

何之元廬江灩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
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
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
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
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
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
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

是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册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命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威賚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

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車見用之元仰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威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衛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日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尙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

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旣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甯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宏斯政術四紀之內寔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恒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勲有屬今以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禰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驪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旣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

繁省異文其間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
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北齊

蕭退梁武帝弟司空鄱陽王恢之子也退在梁封湘潭侯位
青州刺史建業陷與從兄祗俱入東魏齊天保中位金紫光
祿大夫卒子慨深沈有體表好學工草隸書南士中稱爲長
者愿著作佐郎待詔文林館卒於司徒從事中郎

蕭放字希逸隨父祗至鄴祗卒放居喪以孝聞所居廬室前
有二慈烏來集各據一樹爲巢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
不下樹每臨時舒翅悲鳴全似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

志餘

卷九

史傳

文

以爲至孝之感服關龔爵武平中待詔文林館放性好文詠
頗善丹青因此在宮中披覽書史及近世詩賦監畫工作屏
風等雜物見知遂被眷待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周

蕭撫字智遐蘭陵人也梁武帝弟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裕
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
侯邑一千戶初爲給事中歷太子洗馬中舍人東魏遣李諧
盧元明使於梁梁武帝以撫辭令可觀令兼中書侍郎受幣
於賓館尋遷黃門侍郎出爲甯遠將軍宋甯宋興二郡守轉
輕車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守及侯景作亂武陵王紀承制授

撫使持節忠武將軍又遷平北將軍散騎常侍領益州刺史
軍防事紀稱尊號於成都除侍中中書令封秦郡王邑三千
戶給鼓吹一部紀率衆東下以撫爲中書令征西大將軍都
督益梁秦潼安瀘青戎甯華信渠萬江新邑楚義十八州諸
軍事益州刺史守成都又令梁州刺史楊乾運守潼州太祖
知蜀兵寡弱遣大將軍尉遲迴總衆討之及迴入劔閣乾運
以州降蜀中因是大駭無復抗拒之志迴長驅至成都撫見
兵不滿萬人而倉庫空竭軍無所資遂爲城守之計迴圍之
五旬撫屢遣其將出城挑戰多被殺傷外援雖至又爲迴所
破語在迴傳撫遂請降迴許之撫於是率文武於益州城北
志餘

卷九

史傳

完

共迴升壇歃血立盟以城歸國魏恭帝元年授侍中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歸善縣公邑一千戶孝閔帝踐祚進
爵黃臺郡公增邑一千戶武成中世宗令諸文儒於麟趾殿
校定經史仍撰世譜撫亦預焉尋以母老兼有痲疹五日番
上便隔晨昏請在外著書有詔許焉保定元年授禮部中大
夫又以撫有歸款之功別賜食多陵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三
年出爲上州刺史爲政仁恕以禮讓爲本嘗至元日獄中所
有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撫曰昔
王長虞延見稱前史吾雖寡德竊懷景行導民以信方自此
始以之獲罪彌所甘心幸勿慮也諸囚荷恩竝依限而至吏

民稱其惠化秩滿當還部民李漆等三百餘人上表乞更留
兩載詔雖弗許甚嘉美之及攜入朝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攜
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爲文學博士攜以母老表請歸
養私門曰臣聞出忠入孝理深人紀昏定晨省事切天經伏
惟陛下握鎮臨朝垂衣御宇孝治天下仁覃草木是以微臣
冒陳至願臣母妾褚年過養禮乞解今職侍奉私庭伏願天
慈特垂矜許臣披款歸朝十有六載恩深海嶽報淺涓埃肆
師掌禮竟無稱職浙隈督察空妨能官方辭違闕庭屏跡闕
里低徊係慕戀悚兼深高祖未許詔曰開府梁之宗英今則
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

志餘

卷九

史傳

李

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己虧此
至公乖所望也尋以母憂去職天_一六年授少保建德元年
轉少傅後改封蔡陽郡公增邑通前三千四百戶二年卒時
年五十九高祖舉哀於正武殿賜穀麥三百石布帛三百匹
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少傅益新始信四州諸軍事益州
刺史諡曰襄撫善草識名臣於王褒算數醫方咸亦留意所
著詩賦雜文數萬言頗行於世子濟嗣

濟字德成少仁厚頗好屬文蕭紀承制授貞威將軍蜀郡太
守遷東中郎將從紀東下至巴東聞迴圍成都紀命濟率所
部赴援比至攜已降仍從攜入朝孝閔帝踐阼除中外府記

室參軍後至蒲陽郡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蕭世怡梁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以名犯太祖諱故稱字焉幼而聰慧頗涉經史梁大同元年封豐城縣侯邑五百戶除給事中轉太子洗馬尋入直殿省轉太子中舍人出爲持節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爲亂路出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逃得免至於江陵梁元帝承制授侍中及平侯景以世怡爲兼太宰太常卿與中衛長史樂子雲拜謁山陵承聖二年授使持節平西將軍臨川內史既以陸納據湘川道路擁塞改授平南將軍桂陽內史未至郡屬于謹平江陵遂隨兄修在郢州及修卒卽以世怡爲刺史湘州刺史王

志餘

卷九

史傳

至

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琳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而不就乃奔於齊除車騎大將軍散騎常侍尋出爲永州刺史保定四年晉公護東伐大將軍懼景宣略地河南世怡聞豫州刺史王士良已降遂來歸欵五年拜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義興郡公邑一千三百戶天和二年授蔡州刺史政存簡惠不尙苛察深爲吏民所安三年卒於州贈本官加并洛永三州刺史子子寶嗣

子寶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隋文帝輔政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開皇中官至吏部侍郎後坐事被誅蕭圓肅字明恭梁武帝之孫武陵王紀之子也風度淹雅敏

而好學紀稱尊號封宜都郡王邑二千戶除侍中帶遠將軍
紀率兵下峽令蕭撫守成都以圓肅爲之副及尉遲迥至圓
肅與撫俱降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封安化縣
公邑一千戶世宗初進封赫威郡公增邑一千戶以圓肅有
歸款之勳別賜食思君縣五百戶收其租賦保定三年除畿
伯中大夫五年拜咸陽郡守圓肅寬猛相濟甚有政績天和
四年遷陵州刺史尋詔令隨衛國公直鎮襄陽遂不之郡建
德三年授太子少傅增邑九百戶圓肅以任當師傅調護是
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右史記事
莫不援立太子爲皇之貳是以易稱明兩禮云上闕東序養

志餘

卷九

史傳

空

樞震方主器束髮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
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
謨計慮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
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
三善旣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
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萬一無德不及而亡敬
之敬之天惟顯思光副皇極永固洪基觀德審諭授告職司
太子見而悅之致書勞問六年授豐州刺史增邑道前三千
七百戶尋進位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宣政元年入爲司宗中
大夫俄授洛州刺史大象末進位大將軍隋開皇初授貝州

刺史以母老請歸就養隋文帝許之四年卒時年四十六有文集十卷又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廣堪十卷淮海亂離志四卷行於世

蕭大圓字仁顯梁簡文帝之子也幼而聰敏神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孝經論語七歲居母喪便有成人之性梁大寶元年封樂梁郡王邑二千戶除宣惠將軍丹陽尹屬侯景肆虐簡文見弒大圓潛遁獲免明年景平大圓歸建康時旣喪亂之後無所依託乃寓居善覺佛寺人有以告王僧辯者僧辯乃給船餼得往江陵梁元帝見之甚悅賜以越衫胡帶等改封晉熙郡王邑二千戶除甯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太守時梁元帝旣有克復之功而大圓兄汝南王大封等猶未通謁梁元帝性旣忌刻甚恨望之乃謂大圓曰汝兩兄久不出汝可以意召之大圓卽日曉諭兩兄相繼出謁元帝乃安之大圓以世多故恐讒愬生焉乃屏絕人事門客左右不過三兩人不妄遊狎兄姊之間止牋疏而已恒以讀詩禮書易爲事元帝嘗自問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圓辭約指明應答無滯元帝甚歎美之因曰昔河間好學爾旣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吾重之愛之爾當效焉及于謹軍至元帝乃令大封充使請和大圓副焉其實質也出至軍所信宿元帝降魏恭帝二年客長安太祖以客禮待

之保定二年詔曰梁汝南王蕭大封晉熙王蕭大圖等梁國子孫宜存優禮式遺茅土實允舊章大封可封晉陵縣公大圖封始甯縣公邑各一千戶尋加大圖車騎大軍將儀同三司并賜田宅奴婢牛馬粟帛等俄而開麟趾殿招集學士大圖預焉梁武帝集四十卷簡文集九十卷各止一本江陵平後並藏秘閣大圖既入麟趾方得見之乃手寫二集一年並畢識者稱歎之大圖深信因果心安開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我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閭閻者有優遊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

志餘

卷九

史傳

齋

追蹤於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況乎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潭果園在後開窗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叻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三五可充雜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書探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

娛神可以散慮有朋自遠揚摧古今田峻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腹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甯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雲朝路甯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擊踞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邱明所恥抑亦宣尼恥之建德四年除滕王道友道嘗問大圖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餘傳乃可抑揚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言者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爲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股鑿不遺足爲成例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且君子之遇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而不隱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道乃大笑其後大軍東討攻拔晉州或問大圖曰齊遂克不對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僞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也居數日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音宣政元年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隋開皇初拜內史侍郎出爲西河郡守尋卒大圖性好學務於著述撰梁書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士喪儀注五卷要決兩卷并文集二十卷大封位至開府儀同三司大象末爲陳州刺史

隋

蘭陵蕭該者梁鄱陽王恢之孫也少封侯梁荊州陷與何妥同至長安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漢書甚爲貴遊所禮開皇初賜爵山陰縣公拜國子博士奉詔書與妥正定經史然各執所見遞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譴而罷之該後撰漢書及文選音義咸爲當時所貴

儒林傳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算術江陵陷遂歸於周爲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陽陰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

志餘

卷九

史傳

癸

矯其迹爲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爲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爲元日冬至之日卽在朔旦樂汁圖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卽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爲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卽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況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

之始朔且冬至是聖王上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
先朔且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爲九元
之先行年爲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
龍精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音俱角歷之與經如合符契又
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
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卽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
陰始祀地之辰卽是皇后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積
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大
悅賜物五百段房陵王時爲太子言東宮多鬼魍鼠妖數見
上令吉詣東宮禳邪氣於宣慈殿設神坐有迴風從民地鬼

志餘

卷九

史傳

卷

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桃湯葦火驅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土
於宋地設壇爲四門置五帝坐於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
入人門升赤帝座還從人門而出行數步忽然不見上大異
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
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
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圖而奏之上曰吉凶
由人不在於地高緯父葬豈不卜乎國尋滅亡正如我家墓
田若不吉朕不當爲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
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
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天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

八里井有人往來檢校部伍甚整日出乃滅同見者十餘人
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今黑氣當冬王與姓相生
是大吉利子孫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
復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岡臨卯酉謹案陰
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字
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爲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
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
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上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
子得政隋其亡乎當南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記云卜年二
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

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大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
楊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候素冢
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後從容謂楊元感
曰公家宜早改葬元感亦微知其故以爲吉祥託以遼東未
滅不違私門之事未幾而元感以反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
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
譜十二卷及帝王養生方二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
一卷並行於世

藝術傳



志餘卷九

人物

史傳下

唐

蕭瑀字時文高祖梁武帝曾祖昭明太子祖察後梁宣帝父
 歸明帝瑀年九歲封新安郡王幼以孝行聞姊為隋晉王妃
 從入長安聚學屬文端正鯁亮好釋氏常修梵行每與沙門
 難及苦空必詣微旨常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
 迷性命之理乃作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
 生孰云非命然吉凶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於命其蔽已
 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
 志餘

卷九

史傳下

一

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詆詰今蕭君此論足療劉子膏肓
 煬帝為太子也授太子右千牛及踐阼遷尚衣奉御檢校左
 翊衛鷹揚郎將忽遇風疾命家人不即醫療仍云若天假餘
 年因此望為棲遯之資耳蕭后聞而誨之以爾才智足堪揚
 名顯親豈得輕毀形骸而求隱逸若以此致譴則罪在不測
 病且愈其姊勸勉之故復有仕進志累加銀青光祿大夫內
 史侍郎既以后弟之親委之機務後數以言忤旨漸見疏斥
 煬帝至雁門為突厥所圍瑀進謀曰如聞始畢託校獵至此
 義成公主初不知其有違背之心且北蕃夷俗可賀敦知兵
 馬事昔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關氏之力況義成以帝女為



妻必恃大國之援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臣又竊聽與人之誦乃慮陛下平突厥後更事遼東所以人心不一或致挫敗請下明詔告軍中赦高麗而專攻突厥則百姓心安人自爲戰場帝從之於是發使詣可賀敦諭旨俄而突厥解圍去於後獲其謀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煬帝又將伐遼東謂羣臣曰突厥狂悖爲寇勢何能爲以其少時未散蕭瑀遂相恐動情不可恕因出爲河池郡守即日遣之既至郡有山賊萬餘人寇暴縱橫瑀潛募勇敢之士設奇而擊之當陳而降其衆所獲財畜咸賞有功由是人竭其力薛舉遣

志餘

卷九

史傳下

二

衆數萬侵掠郡境瑀要擊之自後諸賊莫敢進郡中復安高祖定京城遣書招之瑀以郡歸國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拜民部尙書太宗爲右元帥攻洛陽以瑀爲府司馬武德五年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甯高祖乃委以腹心凡諸政務莫不關掌高祖每臨軒聽政必賜升御榻瑀旣獨孤氏之婿與語呼之爲蕭郎國典朝儀亦責成於瑀瑀孜孜自勉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常奏便宜數十條多見納用手敕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者之策以能成人之美納諫者之言以金寶酬其德今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瑀固辭優詔不許其年州置七職務取才望兼美者爲之及太宗臨雍州

牧以瑀爲州都督高祖常有敕而中書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瑀曰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敕或前後相乖者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所謂易必在前難必在後臣在中書日久備見其事今皇基初構事涉安危遠方有疑恐失機會比每受一敕臣必勦審使與前敕不相乖背者始敢宣行遲晚之愆實由於此高祖曰卿能用心若此我有何憂初瑀之朝也關內產業並先給勲人至是特還其田宅瑀皆分給諸宗子弟唯留廟堂一所以奉烝嘗及平王世充瑀以預軍謀之功加邑二千戶拜尙書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之司會爲羣寮指南庶務繁總瑀見事有時偏駁而持法稍深頗爲時議所少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忿諍聲色甚厲以不敬免歲餘授晉州都督明年徵授左光祿大夫兼領御史大夫與宰相叅議朝政瑀多辭辯每有評議元齡等不能抗然心知其是不用其言瑀彌怏怏元齡魏徵溫彥博嘗有微過瑀劾之而罪竟不問因此白失山是罷御史大夫以爲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政六年授特進行太常卿八年爲河南道巡省大使人有坐當推劾苦未得其情者遂置格置繩以至於死太宗特免責之九年拜特進復令叅預政事太宗嘗從容謂房元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爲河池郡守應遭割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北叟失馬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太宗又曰武德六年已後太上皇有志餘

卷九

史傳

宮守車駕自遼還請解太保仍同中書門下太宗以瑀好佛道嘗資繡佛像一軀并繡瑀形狀於佛像側以爲供養之容又賜王褒所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賜袈裟以充講誦之服焉瑀嘗稱元齡以下同中書門下內臣悉皆朋黨比周無至心奉上累獨奏云此等相與執權有同膠漆陛下不細諳知但未反耳太宗謂瑀曰爲人君者驅駕英才推心待士公言不亦甚乎何至如此太宗數目謂瑀曰知臣莫若君夫人不可求備自當捨其短而用其長朕雖才謝聰明不應頓迷臧否因數爲瑀信誓瑀既不自得而太宗積久銜之終以瑀忠貞居多而未廢也會瑀請出家太宗謂曰甚知公素愛桑門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今者不能違意瑀旋踵奏曰臣頃思量不能出家太宗以對羣臣吐言而取捨相違心不能平瑀尋稱足疾時詣朝堂又不入見太宗謂侍臣曰瑀豈不得其所乎而自慊如此遂手詔曰朕聞物之順也雖異質而成功事之違也亦同形而罕用是以舟浮楫舉可濟千里之川轅引輪停不越一毫之地故知動靜相循易爲務曲直相反難爲功况乎上下之宜君臣之際者矣朕以無明於元首期託德於股肱思欲去僞歸真除澆反朴至於佛教非意所遵雖有國之經常固弊俗之虛術何則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

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州假餘息於熊
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服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
之徵何其繆也而太子太保宋國公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
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
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
浮華往前朕謂張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應
請先入道朕卽許之尋復不用一迴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
可自否變於帷展之所乖棟梁之大體豈具瞻之量乎朕猶
隱忍至今瑀尙全無悛改宜卽去茲朝闕出牧小藩可商州
刺史仍除其封二十一年徵授金紫光祿大夫復封宋國公

志餘

卷九

史傳

六

從幸玉華宮遘疾薨於宮所年七十四太宗聞而輟膳高宗
爲之舉哀遣使弔祭太常謚曰肅太宗曰易名之典必考其
行瑀性多猜貳此謚失於不直更宜據實改謚曰貞褊公冊
贈司空荊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臨終遺書曰生而
必死理之常分氣絕後可着單服一通以充小歛棺內施單
席而已冀其速朽不得別加一物無假卜日惟在速辦自古
賢哲非無等例爾宜勉之諸子遵其遺志斂葬儉薄子銳嗣

舊唐書

銳尙太宗女襄城公主厯太常卿汾州刺史公主雅有禮度
太宗每令諸公主凡厥所爲皆視其楷則又令所司別爲營

第公主辭曰婦人事舅姑如事父母若居處不獨則定省多闕再三固讓乃止令於舊宅而改創焉永徽初公主薨詔葬

昭陵

舊唐書

瓌瑀兄亦有學行武德中爲黃門侍郎累轉秘書監封蘭陵縣公貞觀中卒贈禮部尙書

舊唐書

鈞瑀兄隋遷州刺史梁國公珣之子也博學有才望貞觀中累除中書舍人甚爲房元齡魏徵所重永徽二年歷遷諫議大夫兼宏文館學士時有左武侯別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祖以別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尋而太常樂工宋四通等爲宮人通傳信物高宗特令處死仍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闕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欲今茲自彰其過所擗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冀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鈞尋爲太子率更令兼崇賢館學士顯慶中卒所撰韻旨二十卷有集三十卷行於代子瓌官至渝州長史母終以毀卒瓌子嵩別有傳

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
婿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尙未入仕宣州人
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
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
洛州叅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洛州刺史見之推
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
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
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邱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
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尙
志餘

卷九

史傳

八

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奭恃眾
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
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
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
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又爲回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
震駭元宗以君奭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
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已
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
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
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

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復率眾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於祈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元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元宗呼爲

志餘

卷九

史傳

九

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元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元宗前論曲直因讓位元宗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

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書

新書嵩乞骸骨帝慰之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

曰臣待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首領且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爲改容曰卿言切矣朕未能決第歸夕常有詔俄遣高力士詔嵩曰朕將爾留而君臣誰當有始有卒者乃授尚書右丞相與休皆罷是日州州進黃柑帝以紫粉包賜之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

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爲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

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皤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華

舊唐書

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旣而史思明率眾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污

志餘

卷九

史傳

十

降授試秘書少監華謹厚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尙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彌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伋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宮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闔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啟漢臣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參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

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己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尙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恒悟恒子俛太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舊唐書

蕭復字履初太子太師嵩之孫新昌公主之子父衡太僕卿駙馬都尉復少秉清操其羣從兄弟競飾輿馬以侈靡相尙復衣澣濯之衣獨居一室習學不倦非詞人儒士不與之遊伯華每歎異之以主蔭初爲宮門郎累至太子僕廣德中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家貧將鬻昭應別業時宰相王縉聞其林

志餘

卷九

史傳

士

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紘誘焉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如以別業奉家兄當以要地處矣復對曰僕以家貧而鬻舊業將以拯濟孀幼耳儻以易美職於身令門內凍餒非鄙夫之心也縉憾之乃罷復官沈廢數年復處之自若後累至尙書郎大厯十四年自常州刺史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及爲同州刺史州人阻饑有京畿觀察使儲廩在境內復輒以振貸爲有司所劾削階朋友唁之復怡然曰苟利於人敢憚薄罰尋爲兵部侍郎建中末普王爲襄漢元帥以復爲戶部尙書統軍長史以復父名衡特詔避之未行扈駕奉天拜吏部尙書平章事復嘗奏曰宦者自艱難已來初爲監軍自爾恩

倖過重此輩只合委宮掖之寄不可參兵機政事之權上不悅又請別對奏云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揚炎盧杞秉政僭瀆皇猷以致今日今雖危急伏願陛下深革睿思微臣敢當此任若令臣依阿偷免臣不敢曠職盧杞奏對於上前阿諛順旨復正色曰盧杞之詞不正德宗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頗輕朕遂令往江南宣撫先時淮南節度陳少遊首稱臣於李希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鎰以應朱泚新書屠狩奉天帝惡庫陋欲西如鳳翔依張鎰復曰鳳翔乃泚舊兵今泚悖亂常有同惡者雖鎰臣畏不免帝曰朕業行留一日以驗爾言俄而鎰判官韋臯先知隴西留棹首殺幽叛卒數百人不應楚琳復江南使回與宰相同對訖復獨留奏曰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陛下自返宮闕勳臣已蒙官爵惟旌善懲惡未有區分陳少遊將相之寄最崇首敗臣節韋臯名宦最卑特建忠義請令韋臯代少遊則天下明然知逆順之理上許之復出宰相李勉盧翰劉從一方同歸中書中使馬欽緒至揖從一附耳語而退諸相各歸閣從一詣復曰適欽緒宣旨令與公商量朝來所奏便速勿令李勉盧翰知復曰適來奏對亦聞斯旨然未諭聖心已而陳述上意尙爾復未敢言其事復又曰唐虞有兪曰之論朝廷有事尙合與公卿同議今勉翰不可在相位卽去之既在相位合同商量何故獨避此之一節且與公行之無爽但恐寢以成俗此政之大弊也竟不言於從一從

一奏之上浸不悅復累表辭疾請罷知政事從之守太子左庶子三年坐郤國公主親累檢校左庶子於饒州安置四年終於饒州時年五十七復門望高華志礪名節與流俗不甚通狎及登台輔臨事不苟頗為同列所嫉以故居位不久性孝友居家甚睦為族子所累晏然屏退口未嘗言善唐書子湛

湛子寅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史逸其傳新書

蕭德言新唐書字文行齊尚書左僕射思話元孫也本蘭陵人陳亡徙關中祖介梁侍中都官尚書父引陳吏部侍郎並有名於

時德言博涉經史尤精春秋左氏傳好屬文新書甫冠以國子生為岳陽王

賓客陳亡徙關中諡淳居服亡歸江南州縣部送京師仁壽中授校書郎貞觀中除著作郎兼宏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文館學士新書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詔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袁次經史百氏帝王所以興衰者上之帝愛

其書博而要曰使我稽古隔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資賜尤渥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自晝

達夜略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

問請曰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

宗為晉王詔德言授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尋以年老

請致仕太宗不許又遺之書曰朕歷觀前代詳覽儒林至於

顏閔之才不終其壽游夏之德不逮其學惟卿幼挺瑋璋早

標美譽下帷閉戶包括六經映雪聚螢半籠百氏自隋季板

蕩庠序無聞儒道墜泥塗詩書填坑穽眷言墳典每用傷懷

頃年以來天下無事方欲建禮作樂偃武修文卿年齒已衰

教將何恃所冀才德猶茂卧振高風使濟南伏生重在於茲
日關西孔子故顯於當今令問令望何其美也念卿疲朽何
以可言尋賜爵封陽縣侯

新書武陽縣侯

十七年拜秘書少監兩宮

禮賜甚厚二十三年累表請致仕許之高宗嗣位以師傳恩

加銀青光祿大夫永徽五年卒於家年九十七高宗為之輟

朝贈太常卿文集三十卷

舊唐書儒學傳 諡曰博

新書儒學傳 曾孫至忠

少仕為畿尉以清謹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雪凍冽諸

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甯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

去眾咸歎服神龍初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吏部員外擢

拜御史中丞遷吏部侍郎仍兼御史中丞恃武三思勢掌選

志餘

卷九

史傳

齒

無所忌憚請謁杜絕威風大行尋遷中書侍郎兼中書令節

愍太子誅武三思後有三思黨與宗楚客紀處訥令侍御史

冉祖雍奏言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亦與太子連謀舉

兵請收付刑獄中宗召至忠令按其事至忠泣而奏曰陛下

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豈不能保一弟一妹受人羅織宗社存

亡實在於此臣雖愚昧竊為陛下不取漢書云一尺布尚可

縫一罽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且往

者則天皇后欲令相王為太子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

之誠天下傳說足明冉祖雍等所奏咸是構虛帝深納其言

而止尋轉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忠上疏陳時政

曰臣聞王者列職分司爲人求理求理之道必在用賢得其人則公務克脩非其才則厥官如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漸至陵遲率由於此頃者選曹授職政事官人或異才昇多非德進皆因依貴要互爲粉飾苟得卽是曾無遠圖上下相蒙誰肯言及臣聞官爵者公器也恩倖者私惠也祇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以公器爲私用則公議不行而勞人解體以小私而妨至公則私謁門開而正言路絕儉人遞進君子道消日削月朘卒見凋弊者爲官非其人也昔漢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人受其殃賜錢十萬而已此卽至公之道不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虧恩私之情無替良史直筆將爲美談於今稱之不輟其口者也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祈求未厭日月增數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已鬻法徇私臺侍之內朱紫盈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儉利之輩冒進而莫識廉隅方雅之流矧難而斂分邱隴才者莫用用者不才二事相形十有其五故人不效力而官匪其人欲求其理實亦難哉臣竊見宰相及近侍要官子弟多居美爵此竝執要親戚罕有才藝遞相屬託虛踐官榮詩云東人之子職勞不資西人之子粲粲衣服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衆官廢職私家之子列試於

榮班非任之人徒長其飾佩臣愚伏願陛下想居安思危之義行改絃易張之道愛惜爵賞審量材識官無虛授人必爲官進大雅於樞近退小子於閑僻政令惟一威恩以信私不害公情不撓法則天下幸甚臣伏見永徽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者非直抑強宗分大族亦以退不肖擢賢才伏願陛下遠稽舊典近遵先聖特降明敕令宰相已下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改授外官庶望分職四方共甯百姓表裏相統遐邇人安疏奏不納明年代韋巨源爲侍中仍舊修史尋遷中書令時宗楚客紀處納潛懷姦計自樹朋黨韋巨源楊再思李嶠皆唯諾自全無所匡正至忠處於其間頗存正道時議翕志餘

卷九

史傳

夫

然重之中宗亦曰諸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庶人又爲亡弟贈汝南王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及韋氏敗至忠發墓持其女柩歸人以此譏之至忠又以女適庶人舅崔從禮之子成禮日中宗爲蕭氏婚主韋庶人爲崔氏婚主時人謂之天子嫁女皇后娶婦睿宗卽位景雲初出爲晉州刺史甚有能名時太平公主用事至忠潛遣間使申意求入爲京職誅韋氏之際至忠一子任平牛爲亂兵所殺公主冀至忠以此怨望可與謀事卽納其請召拜刑部尙書右御史大夫再遷吏部尙書先天二年復爲中書令是歲至忠與竇懷貞魏知古崔湜陸象先柳沖徐堅劉子元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

有制加爵賜物各有差未幾左僕射竇懷貞侍中岑義及至忠并戶部尙書李晉太子少保薛稷左散騎常侍賈膺福左羽林大將軍常元楷右羽林將軍李慈等與太平公主謀逆事洩至忠遽遁入山寺數日捕而伏誅籍沒其家至忠雖清儉刻已然簡約自高未嘗接待賓客所得俸祿亦無所賑施及籍沒財帛甚豐由是頓絕聲望矣弟元嘉工部侍郎廣徵工部員外舊唐書

按至忠新舊書俱有專傳惟行非純一晚節不終故附於其曾祖之傳

劉禕之

新唐書字希美

常州晉陵人也祖興宗陳鄱陽王諮議參軍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父子翼善吟諷有學行隋大業初歷祕書監河東柳顧言甚重之性不容非朋僚有短長面折之友人李百藥常稱曰劉囚雖復罵人人都不恨貞觀元年詔遣入京以母老固辭太宗許其終養江南大使李襲譽嘉其至孝恒以米帛資之因上表旌其門閭改所居爲孝慈里母卒服竟徵拜吳王府功曹再遷著作郎宏文館直學士預修晉書加朝散大夫永徽初卒高宗遣使弔贈給靈輿還鄉有集二十卷禕之少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藻知名時人號爲劉孟高郭尋與利貞等同直昭文館上元中遷左史宏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寶等皆

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禕之兄懿之時爲給事中兄弟竝居兩省論者美之儀鳳二年轉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兼豫王府司馬尋加中大夫禕之有姊在宮中爲內職天后令省榮國夫人之疾禕之潛伺見之坐是配流嶺州歷數載天后表請高宗召還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復遷檢校中書侍郎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禕之居家孝友甚爲士族所稱每得俸祿散於親屬高宗以此重之則天臨朝甚見親委及豫王立禕之參預其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書門下三品賜爵臨淮男時軍國多事所有詔敕獨出禕之構思敏速皆可立待及官名改易禕之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時有司門員外郎房先敏得罪左授衛州司馬詣宰相陳訴內史蹇味道謂曰此乃皇太后處分也禕之謂先敏曰緣坐改官例從臣下奏請則天聞之以味道善則歸己過則推君貶青州刺史以禕之推善於君引過在己加授大中大夫賜物百段細馬一匹因謂侍臣曰夫爲臣之體在揚君之德君德發揚豈非臣下之美事且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情同休戚義均一體未聞以手足之疾移於腹背而得一體安者味道不存忠赤已從屏退禕之竭忠奉上情甚可嘉納

旨主德真對曰昔戴至德每有善事必推於君太后曰先朝每稱至德能有此事逮其終歿有制褒崇爲臣之道豈過斯行傳名萬代可不善歟儀鳳中吐蕃爲邊患高宗謂侍臣曰吐蕃小醜屢犯邊境我比務在安輯未卽誅夷而戎狄豺狼不識恩造置之則疆場日駭圖之則未聞上策宜論得失各盡所懷時劉景仙郭正一皇甫文亮楊思徵薛元超各有所奏禕之時爲中書舍人對曰臣觀自古明王聖主皆患夷狄吐蕃時擾邊隅有同禽獸得其土地不可攸居被其馮陵求足爲恥願戢萬乘之威且寬百姓之役高宗嘉其言後禕之嘗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既能廢昏立明何用臨朝

志餘

卷九

史傳

充

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其言則天不悅謂左右曰禕之我所引用乃有背我之心豈復顧我恩也垂拱三年或誣告禕之受歸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鞠其事本立宣敕示禕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則天大怒以爲拒捍制使乃賜死於家時年五十七初禕之旣下獄睿宗爲之抗疏申理禕之親友咸以爲必見原宥竊賀之禕之曰吾必死矣太后臨朝獨斷威福任己皇帝上表徒使速吾禍也禕之在獄時嘗上疏自陳及臨終旣洗沐而神色自若命其子執筆草謝表其子將絕殆不能書監刑者促之禕之乃自操數紙援

筆立成詞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時麟臺郎郭翰太子文學
周思鈞共稱歎其文則天聞而惡之左遷翰為巫州司法思
鈞為播州司倉睿宗即位以禕之宮府舊僚追贈中書令有
集七十卷傳於時傳唐書

蕭祐者蘭陵人少孤貧耿介苦學事親以孝聞自處士徵拜
左拾遺累遷至考功郎中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前代鍾王
遺法蕭張筆勢編序真偽為二十卷元和末進御優詔嘉之
授兵部郎中出為虢州刺史御史入為太常少卿轉諫議大
夫踰月為桂州刺史中丞桂管防禦觀察使太和二年八月
卒于官贈右散騎常侍祐閑澹貞退善鼓琴賦詩書畫盡妙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遊心林壑嘯詠終日而名人高士多與之遊給事中韋溫尤
重之結為林泉之友

秦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
宗師之常稱景通為大秦君暉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
授則謂之不經宗匠無足採也景通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

兼崇賢館學士

舊唐書儒學傳

暉後復踐其官及職

新唐書儒學傳

徐仁紀者聖曆中徵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
三諫不聽可去矣遂移病歸鄉里神龍初宣慰使舉仁紀之
行可以激俗又徵拜左補闕三上書又不省乃詣執政求出
俄授靈昌令妻子不之官廡舍惟衣履及書疏而已餘無所

蓄舊唐書
隱逸傳

蕭昕新書字中明梁郡陽王恢七世孫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首舉博

學宏辭授陽武縣主簿天寶初復舉宏辭授壽安尉再遷左拾

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館而禮之表薦之曰如鎬者用之

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窆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

入將相及安祿山反昕舉贊善大夫來瑱堪任將帥思明之

亂瑱功居多累遷憲部員外郎新書遷左補闕為副元帥哥舒翰掌

書記潼關敗間道入蜀遷司門郎中尋兼安陸長史為河南

等道都統判官遷中書舍人兼楊府司馬佐軍仍入拜本官

累遷秘書監代宗幸陝昕出武關詣行在轉國子祭酒新書進崇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請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羣臣有借於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弔回

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祿山思明之亂非我無以平定唐國

奈何市馬而失信不時歸價眾皆失色昕答曰國家自平寇

難賞功無絲毫之遺況隣國乎且僕固懷恩我之叛臣乃者

爾助為亂聯西戎而犯郊畿及吐蕃敗走回紇悔恩改額乞

和非大唐存念舊功則當匹馬不得出塞矣是回紇自絕非

我失信回紇慙退加禮以歸為常侍新書轉工部尚書封晉陵侯十二年

朱泚之亂徒步出城新書德宗出幸奉天賊泚急求之亡竄

山谷間至奉天遷太子少傅新書爵兼禮部尚書尋復知貢

舉五年致仕新書以太子少師致仕七年卒於家年九十廢朝新書卒年九十

三贈揚州
大都督
諡曰懿
書
舊唐

蕭俛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祖華襲徐國公肅宗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俛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讒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仲方俛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甫鏞用事言於憲宗拜俛御史中丞俛與鏞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鏞援楚作相二人雙薦俛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緋魚袋穆宗卽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原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臣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俛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爲掩襲古之用兵不斬祀不殺厲不擒一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救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惟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權幸求爲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俛性嫉惡延

英面言播之織邪納賂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
帝不之省俛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
封徐國公罷知政事俛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
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
時論稱之穆宗乘章武恢復之餘卽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
無虞而俛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爲兵以靜亂時已治
矣不宜黜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
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旣
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籜之卒合而
爲盜伏於山林明年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籜旣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勳爲
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俛性介獨持法守正以
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俛以
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旣罷樞務俾居端揆
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讒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
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尙書俛又以選曹簿
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尙書二年
以疾表求分司不許至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
三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卽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
少師俛稱疾篤不任赴闕乞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

蕭俛代炳台燿躬茂天爵文可以經緯邦俗行可以感動神
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名近以師傅之崇
疇於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知止嘗亦
敦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尙
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尙簡潔不以聲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
詔撰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真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
能強王承宗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
進之後例行貶遣臣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僂俛
受之則非微臣生平之志臣不願爲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
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嚴俛雖爲宰相侍母左
志餘

卷九

史傳

十四

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徵詔懇以疾辭
既致仕於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歸濟源
別墅逍遙山野嘯傲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
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
辭錮疾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
之望何朕以肇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元成百慶
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以元子幼沖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
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於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
蹈儵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天爵自優冥鴻方遠
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爲媿終以呂尙之秩遂

其疏曠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亦有
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倣授楚州刺
史辭日文宗謂倣曰蕭俛先朝名相勛力未衰可一來京國
朕賜俛詔書匹帛卿便齋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
髦業高儒行著作礪濟川之效宏致君匡國之規留芳巖廊
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乎辭鴻飛
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絹三百匹便令蕭倣宣示俛竟不起奉

舊唐書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
郎太和九年十月鄭注爲鳳翔節度使慎選參佐李訓以傑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檢校工部郎中充鳳翔隴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
爲鳳翔監軍使所害

舊唐書

倣以蔭授官太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
夫開成二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
丞浙東都團練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
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
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戶部尚書兖州刺史兗沂
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三年以太子少保分司

東都卒俛從父弟倣

舊唐書

倣新書字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太和元年登

思道

進士第大中朝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宗怠臨朝政僻於奉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傲上疏論之曰臣聞元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沿百代作則千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爲帝王之所能慕也昔貞觀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天竺屬意桑門內設道場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筌或口揚佛音雖時啟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稀於聽政慶夫萬幾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臯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間徒侍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旨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日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

陛下力求民瘼處奉宗親恩繆賞與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
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煩親政事昔年韓愈已得罪於
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疏奏帝甚嘉之四年本官權
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
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
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
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
轉吏部尚書遷序平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
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
左右僕射改司空宏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河南內官握兵王室獨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
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
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醫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
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子廩舊唐書
廩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
免官待行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
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遭受僞署廩懇自洛避
地河朔鎮冀節度使王鐸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廩貞退
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倣敕子弟繕寫缺落
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

可露齋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薏苡之嫌得爲
深誠傲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頌亦登進
士第後官位顯達

舊唐書

錢九隴本晉陵人也

新書字永業湖州長城人

父在陳爲境上所獲沒爲

皇家隸人

新書父文彊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

九隴善

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及剋京城拜左監門郎將從平薛仁果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郟國公仍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出爲眉州刺史再遷右監門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大將軍十二年改封樂國公加食廬州實封六百戶卒尋贈

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謚曰勇陪葬獻陵

舊唐書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少好學舉進士累補費縣令與丞尉均

分俸錢政化大行人吏刊石以頌之尋授祕書郎宏文館直

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時孝敬在

東宮智周與司文郎中賀敞司經大夫王真儒等俱以儒學

諸授爲侍讀總章元年請假歸葬其父母因謂所親曰知進

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迺稱疾去職俄起授壽州刺史政存

寬惠百姓安之每行部必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

經義及時政得失然後問及懇田獄訟之事咸亨二年召拜

正諫大夫兼檢校禮部侍郎尋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兼脩國史俄轉御史大夫累表固辭煩劇之任高宗嘉其
意拜右散騎常侍又請致仕許之永濟二年十月卒於家年

八十二贈越州都督府舊唐書諡曰定新書

蕭定字梅臣江南蘭陵人左僕射宋國公瑀曾孫也父恕號

州刺史以定贈工部尚書定以蔭授陝州參軍金城丞以吏

事清幹間給事中裴遵慶奏為選補黜陟使判官迴改萬年

主簿累遷侍御史考功員外郎左右司二郎中為元載所擠

出為袁州刺史兼祕書少監歷信湖宋睦潤五州刺史所蒞

有政聲大歷中有司條天下牧守課績唯定與常州刺史蕭

志餘 史傳 卷九 三

復豪州刺史張鑑為理行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逋亡歸復

戶口增加定又冠焉尋遷戶部侍郎太常卿朱泚之逆變姓

名藏匿里閭間京師平首蒙旌擢除太子少師興元元年卒

年七十七加贈太子太師舊唐書

蕭邁蘭陵人開元朝宰相太師徐國公嵩之四代孫嵩生衡

衡生復德宗朝宰相復生湛湛生寘咸通中宰相寘生邁以

咸通五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太原從事入朝為

右拾遺再遷起居舍人與韋保衡同年登進士第保衡以幸

進無藝同年門生皆薄之邁形神秀偉志操不羣自比李德

裕同年皆戲呼太尉保衡心銜之及保衡作相倚邁之失貶

爲播州司馬途經山峽維舟月下賦詩自悼慮保衡見害遽
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予當禦侮奉衛遵心異之過峽州
經白帝祠卽所覩之神人也保衡誅以禮部員外郎徵還轉
考功員外郎知制誥乾符初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
累遷戶部侍郎翰林承旨黃巢犯闕僖宗出幸以供饋不給
須近臣掌計改兵部侍郎判度支中和元年三月自褒中幸
成都次綿州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累兼吏部尙書
監修國史遵少負大節以經濟爲己任洎處台司風望尤峻
奏對朗拔天子器之光啟初王綱不振是時天下諸侯半出
羣盜強弱相噬怙衆邀寵國法莫能制有李凝古者從支詳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爲徐州從事詳爲衛將時溥所逐而賓佐陷於徐及溥爲節
度使因食中毒而惡凝古者譖之云爲支詳報仇行醜溥收
凝古殺之凝古父損時爲右常侍溥上章披訴言損與凝古
同謀內官田令孜受溥厚賂曲奏請收損下獄中丞盧渥附
令孜鍛鍊其獄侍御史王華嫉惡堅執奏證損無罪令孜怒
奏移損付神策獄按問王華拒不奉詔奏曰李損位居近侍
當死卽死安可取辱於黃門之手遵非時進狀請開延英奏
曰李凝古行醜之謀其事曖昧已遭屠害今不復論李損父
子相別三四年音問斷絕安得誣罔同謀時溥恃勳壞法凌
蔑朝廷而抗表請按侍臣悻戾何甚厚誣良善人皆痛心若

李損羅織而誅行當便及臣等帝爲之改容損得免止於停
任時用令致專總禁軍公卿賢庶無不候其顏色惟遵以道
自處未嘗屈降是年冬令致奏安邑兩池鹽利請直屬禁軍
王重榮上章論列乃奏移重榮別鎮重榮不受令致請率禁
軍討之重榮求援於太原李克用引軍赴之拒戰沙苑禁軍
大敗逼京邑僖宗愍出幸鳳翔諸藩上章抗論令致生事離
間方面邁素惡令致乃與裴澈致書召朱玫致以邠州之軍
五千迎駕仍與河中太原修睦請同匡王室由是諸鎮繼上
章請駕還京令致聞致軍至迫脅天子幸陳倉時僖宗倉卒
出城夜中百官不及扈從致怒令致弄權又以天子不諒其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忠蕭辭怨望乃訴於邁曰主上六年奔播百端艱險中原士
庶與賊血戰肝腦塗地十室九空比至收復京都十亡七八
殘民遺老方喜車駕歸宮主上不念生靈轉輸之勞甲士血
戰之效將勤王之功業爲敕使之寵榮而更志在亂邦與國
生事召我結怨不自他人昨奉指蹤徑來奔問不蒙見信翻
類脅君古者忠而獲罪正如此也吾等報國之心極矣戰賊
之力殫矣安能垂頭疊翼喘喘於闔寺之手哉春秋之義喪
君有君相公徐思其宜改圖可也邁曰主上臨御十餘年未
聞過行比來喪亂播越失於授任非才近年令致掣肘動不
如意上每言之流涕不已昨去陳倉上無行意令致陳兵帳

下列卒階前造次迫行不容俟且靜言此賊罪不容誅至尊之心孰不深鑒足下乃心王室止有歸兵還鎮拜表迎鑾德業功名益光圖史舍此已往理或未安改圖之言未敢聞命致曰李家王子極多有天下者豈一王哉遵曰廢立危事雖有伊尹霍光之賢尙貽後悔古人云勿爲福始勿爲禍先如公矢謀未見其利致退而宣言曰我冊箇王子爲主不從者斬及立襄王請遵爲冊文遵曰少嬰衰疾文思減落比來禁署未免倩人請命能者竟不措筆乃命鄭昌圖爲之致滋不悅及還長安以昌圖代遵爲相署遵太子太保乃移疾滿百日退居河中之永樂縣遵在相位五年累兼尙書右僕射進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封楚國公僖宗再還京宰相孔緯與遵不協以其受僞命奏貶官尋賜死於永樂咸通中王鐸掌貢籍遵與韋保衡俱以進士中選而保衡暴貴與鐸同在中書及僖宗在蜀遵又與鐸並居相位帝嘗召宰臣鐸年高升階足跌踣旬陳中遵旁掖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予之幸也謂遵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遵對曰臣扶王鐸不獨事長臣應舉歲鐸爲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遵謝之而退遵爲大臣士行無缺逢時不幸爲僞煊所污不以令終人士惜之弟遵時爲永樂令

舊唐書

蕭穎士者字茂挺與華同年登進士第當開元中天下承平

人物駢集如賈會席豫張垆章述輩皆有盛名而穎士皆與之遊由是縉紳多譽之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穎士寓居廣陵母喪卽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大忿乃爲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廷之右地雖先寢而或薦豈和羹之正味其狂率不遜皆此類也然而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龍門三人共讀路側古碑穎士一閱卽能誦之華再閱據三閱方能記之識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此是時外夷亦知穎士之名新羅使入朝言國人願得蕭夫子爲師其名動華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夷若此終以誕傲褊忿困躓而卒

舊唐書文苑附李華傳

按穎士附傳兩見一見文苑李華傳下故云與華同年登進士第而目錄又似專傳一見一百二卷韋述下附傳云蕭穎士者聰儻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會席豫張垆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卽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

附吳

陳彥謙常州人爲人多智略善理煩劇高祖時官潤州司馬酷爲徐溫所親信溫行部昇州常喜其繁盛彥謙勸溫

徙鎮海軍治焉溫從其說卽以彥謙爲鎮海節度判官溫于軍國事但舉其大綱細務悉委彥謙主之江淮稱治武義元年溫與吳越兵戰于無錫溫病熱不能治軍彥謙懸中軍旗鼓於左取貌類溫者擐甲胄號令軍事溫得少息其臨機御變皆此類也未幾兼楚州團練使疾革時徐知誥恐其遺言及繼嗣事醫藥金帛相屬於道以結其心彥謙密留書於溫卒勸以所生子爲嗣時皆多其有義先是金陵工成彥謙上費用之籍于溫溫曰吾旣任公何以此相溷也竟不復會計溫始終推心腹用之故彥謙亦以此

報溫

十國春秋

志餘

卷九

史傳

十四

南唐

張佖常州人後主朝仕爲考功員外郎進中書舍人開寶五年貶損制度改內史舍人後主雅好文事雖當末運猶留意於科第以佖有文使知禮部貢舉揭榜之前夕有程員者夢人報已與王綸第五人及第員驚喜詣省門遇楊遂張觀曾顛謂曰榜在雞行街何忽忽至此旣寤則聞遂等三人中選其夏後主疑佖頗任私意命張洎覆試遂再放王綸等五人乃知洎雖矯佖之獎然前定固如此明年癸酉附榜則雞行之應也佖隨後主入宋以故臣見敘太宗朝佖在史館一日問曰卿家每食多客敘談何事佖曰

臣之親舊多客都下困窮乏食臣累輕而俸優故常過臣飯臣不得拒焉然止菜羹而已明日太宗遣快行者伺其饌客卽坐間取食以進果止糝飯菜羹仍皆陶器太宗喜其不隱遷官郎中祕第宅在故里人稱菜羹張家云似爲人長者後官河南每寒食必親拜後主墓哭之甚哀李氏子孫陵替常分俸贍給焉

十國春秋

董羽字仲翔常州人口吃不能疾談俗號董啞子善繪龍水海魚事後主爲翰林待詔鍾陵清涼寺有元宗八分題名李蕭遠草書羽畫海水爲三絕羽又畫後主香花閣圖屏大被稱賞後歸宋宋太宗常令畫端拱樓下龍水四壁極其精思一日太宗與嬪御登樓時皇子尚幼見畫壁驚啼亟令圻墁羽卒不受賞云

吳越

毛勝字公敵晉陵人也仕忠懿王爲功德判官性善詼諧喜雅謔自以生居水國饜享羣鮮號天饒居士又以地產魚鰕海錯四方所無因造水族加恩薄假以滄海龍君之命昂敘精奇文章典贍其辭曰令咨爾獨步王江殊

江瑤之文

名鼎鼐仙姿瓊瑤紺體天賦巨美時稱絕佳宜以流碧爲

靈淵國追號玉桂仙君稱海珍元年令章邱大都督忠美

侯滄浪頭

章舉

隱浪色奇八甌稱最杜口中郎將白中隱

車螯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負乃厚德韜其雄姿殊形中尉兼靈甘尹淡然子蚶體雖

詭異用寶芳鮮玉德公季遐純潔內含爽妙外濟滄浪

頭可靈洲國上相無比白中隱可含珍大元帥豐甘上柱

國兼脆尹淡然子可天味大將軍遠勝王季遐可清綃內

相頡羹郡王令多黃尉權行尺一令南寵截然居海天

付巨材宜授黃城監遠珍侯復以爾專盤處士甲藏用蟬

素稱蠟副眾許蠻師宜授爽國公圓珍巨美功臣復以爾

甘黃州甲杖大使咸宜作解蘊中蟹足材腴妙螯德充盈

宜授糟邱常侍兼美君復以爾解微子越彭形質肖祖風味

專門阻嚼謾陳當置下列宜授爾郎黃少相令合州刺史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仲肩蟻重負雙宅閉藏不發既命之為含津令陞之為慈

誠君矣粉身功大償之實難宜授紫暉將軍甘鬆左右丞

監試甘圓內史令靈蛻先生文外無排腸之敏內無鯁喉

之亂宜授紅鑄祭酒清腴館學士令惟爾清臣鱸銷醒引

興鮮鬣之鄉宜授搗糞錄事守招賢使者令珍曹必用郎

中時充鮮鑄材本美妙位無高宜授諸衙効死軍使持節

雅州諸軍事令惟爾白圭夫子鱗貌則清臞材極美俊宜

授骨鯁刺令甘鼎龍究詳爾訓鼎之材嚙舌潮津宜封醉

舌公令甲拆翁龜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胄自

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懦緩不逾規繩仁也故前以擐甲

尙書榮其跡顯其能宜授金九丞相九肋君令長尾先生

翼惟吳越人以謂用先生治醫華夏無敵宜授典醫大夫

仙衣使者令元鎮石首區區枕石子孫德甚富焉宜授新美

舍人令和羹長朱子房石洪明酒方沈酣臭薰一座挑筋少

進神明頓還至於七孔賦形治目為最宜授懷寄令史令

甘盤校尉鳥賦吐墨自衛白事有聲宜授喫墨將軍令元介

卿龜爾卜灼之効吉凶了然所主大矣宜授通幽博士令

惟爾借眼公水母受體不全兩相藉賴宜授同體合用功臣

左右衛駕海將軍令藏珍珠真珠照乘走盤厥價不貲班希玳瑁

裁簪製器不在金銀珠玉之下藏珍宜授圓輝隱士班希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宜授點化使者令房叔化杜粉廁湯丸裹護丹器屈突通

梵振聲遠聞可知佛樂阮用光研運體施功物皆滑瑩維

幼文珂類乎貝孫點綴鞍勒粲然可觀小有文采叔化可

豪山太守樂藏監固濟突通可曲沃鄆楚響參軍攝玉塔

金舍用光可檢校大輝光宜充掌書記幼文可馬衣丞令

惟爾田青鰓微藏淺味無所取材世或烹調以為怪品申

鱉蛙背皮癩疹矮股跳梁江伯彝鱧宋帝酷好鱧則別谷

屯江小尉江漁工得雋亦號甘肥田青授具體郎申潔宜

授濟饌都護行水樂令伯彝宜授宋珍都尉南海詹事屯

江小尉宜授追風試湯波太守令以爾錦袍氏鱓骨疎肉

繁體具文章宜授蘇腸御史仙盤遊弈使以爾李本三

十六鱗大烹允尙宜投跨仙君子世美公以爾鮮於羹訓

砍繪精妙見稱杜陵宜投輕薄使銀絲省鑿德郎以爾楚

鮮魚白隱釜沈糟價傾淮甸宜投傾淮別駕以爾縮項仙人

鱗鬼腹星鱗道亨襄漢宜投槎頭刺史以爾食寵侯鱗支

節班駁標致高爽宜投添厨太監以爾單長福鱗曲直靡

常鮮載具美宜投泥蟠掾以爾管統管省象菜伯可備煎

和宜授長白侯同盤司箸局平章事以爾備員居士東腥

粗無狀見取俗人宜投鍊身公子以爾唐少連崇池塘下

格代匱充庖宜投保福軍節度使令黃薦可河爾澤嫩可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貴然失於經治敗傷厥毒故世以醜疵隱士為爾之目特

授三德尉兼春榮小供奉令新餐氏鱗爾療饑無術清醉

有材莽新妖亂臨盤肆餐物以人汚百代甯洗爾之得民

累有由矣宜特補輔包生令蓋頑生乎泥沙薄有可采宜

抑表堅郎十國

宋

張觀字仲賓常州昆陵人在江南登進士第歸宋為彭原主

簿太平興國初移興元府掾復舉進士不第調鷄澤主簿再

求試特授忠武掌書記就改觀察判官上請復刺史及不遣

武德卒詣外州偵事頗稱旨召拜監察御史充桂陽監使獻

所業文賜進士及第會三司言劔外賦稅輕詔觀乘傳按行
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不宜輕動撓因而撫之猶
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故使積粟流衍用輸京師愈煩
漕輓之力固不可也或以分兵就食亦非安存之策徒斂怨
於民未見國家之利太宗深以爲然因留不遣其後復上疏
曰臣憑藉光寵備位風憲每遇百官起居日分立於庭司察
不如儀者舉之因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
復頗亦煩勞至於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脞咸以上聞
豈徒褻黷至尊實亦輕紊國體況帝王之道言則左史書之
勳則右史書之列於綱素垂爲軌範不可不慎也若夫方今

志餘

卷九

史傳

九

之急者遠人未服邊鄙不甯陰陽未序倉廩猶虛淳朴未還
奢風尙熾縣道未治逋逃尙多刑法未措禁令猶密隊典未
復封祀猶闕凡此數者皆朝廷之急務也誠願陛下聽斷之
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以之揚權使沃心造膝極意論思則
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臣又嘗讀唐史見貞觀初始置崇文館
命學士耆儒更直互進聽朝之際則入內殿講論文義商權
時政或日旰忘倦或宵分始罷書諸信史垂爲不朽況陛下
左右前後皆端士偉人伏望釋循常之務養浩然之氣深詔
近臣闡揚元風上爲祖宗播無疆之休下爲子孫建不拔之
業與夫較量金穀剖析毫釐以有限之光陰役無涯之細務

者安可同年而語哉上覽而稱之召賜緋魚以爲度支判官
歲餘遷左司改鹽鐵判官嘗因奏事白上曰陛下務敦滄化
殿宇采飾皆徹去之惟尙朴素天下幸甚然於服御器用臣
願亦從純儉上曰朕庶事簡約至於所服多用絕絹皆經澣
濯爾卿言甚善觀頓首謝觀數在省署及長春殿次中諮事
於其使李惟清辨說牴牾失禮容惟清不能甘因奏解其任
觀抗章論列上亦察其無失故未幾復授舊職又諫罷治佛
寺不報俄出爲諸路茶鹽制置副使上疏言更茶鹽之制於
理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遷揚州皆有善政會三司改舊貫
均州縣之籍以分其職召爲三司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

志餘

卷九

史傳

罕

屬不得越局言他事觀自以任諫官乃上書詣陳拾遺補闕
之職言事固當然不奉詔上怒謂宰相曰朕俾警三司僚屬
各率其職非令諫官不言時務觀乃妄有援引以諷刺朕姑
爲容忍不欲深責乃令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
交州黎桓爲亂兵所殺丁濬復位事不實被劾獄未具卒於
桂州年五十三觀廣覽漢史雅好論事辭理切直有古人之
風焉

按觀字仲賓舊志誤作仲實舊志又云遷諸路茶鹽制
置使不應節去副字又云諫罷治佛事迨上意按此當
在爲制置使前又云尋遷廣南轉運使不應節去西路

張昱之字景山父秘自有傳昱之進士及第補樂清尉潤州
觀察推官校勘館閣書籍遷集賢校理通判常州知溫州蔡
齊薦其材可用擢提點淮南路刑獄楊崇勳知亳州恃恩爲
不法誣蒙城知縣王申罪械送獄昱之廉得寃狀乃出申配
姦吏若干人徙廣南東路轉運使夷人有犯其酋長得自治
而多慘酷請一以漢法從事權度支判官爲京西轉運使加
直史館徙河北被邊諸州發卒斬西山木卒逃入契丹者歲
數百人敵旣利其所開地又得亡卒故不爭昱之戒斬伐毋
得深入北地卒亦不敢逃還爲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北都轉運按察使保州廣信安肅軍自五代以來別領兵萬
人號緣邊都巡檢司亦曰策先鋒以知州軍爲使置副二人
分所領卒爲三部使援隣道太祖嘗用之有功詔每出巡別
給糧錢以優之其後州將不復出內侍爲副數出巡部卒偏
得廩賜軍中以爲不均通判保州石待舉言於昱之請合三
部兵更出入季一出卽別給錢糧餘悉罷仍請以武臣代內
侍時楊懷敏方任邊事尤不悅巡檢司雲翼卒惡石待舉遂
殺之以作亂昱之自魏馳至城下召諸將部分攻城使人請
懷敏曰不卽來當以軍法從事旣至又以兵自衛昱之曰諸
將方集獨敢以兵隨將欲反邪叱去衛者城開田況潛殺降

兵數百人晁之預知其謀除戶部副使既而坐前事奪職知
虢州王則反貝州有言晁之在河北捕得妖人李教不殺使
得逸去今乃爲則主謀事平無其人會冀州人段得政詣闕
自言嘗爲叔父屯田郎中曇賦免緣坐且言曇以書屬晁之
乃下御史按劾雖不得書猶奪三官監鄂州稅知漢陽軍稍
遷刑部郎中復待制知湖州徙揚州以光祿卿致仕卒晁之
喜吏事所至有聲退居築家廟率子弟歲時奉祠

按晁之舊志云世居滁州晁之通判常州遂居晉陵舊
志寓賢有目無傳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民被溺令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
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憚筆楚不
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
故宿取其獄繙閱探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
平民以售也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
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愿宿詰之曰君輩佐滕
侯久矣尙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
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
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公塘而學者爲立生祠久
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

衛士之變升爲和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爲東北少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陰乘而動宜卽禁止以甯地道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早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時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爲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吏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開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皆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事有不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刑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兗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

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
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爲亂既置於法乃命劾三司吏三司
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慢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
而不與計吏安得爲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
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鎮宿言參商爲仇讐
之星國家受命於商邱而參爲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
宋興削平四方并最後服故太宗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
宜如故便議遂止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
雄州趙滋顯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
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由此常

志餘

卷九

史傳

四

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遽來上不過侵
誣尺寸此城署之吏移文足以辨詰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搢
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
守兩朝法度以惠養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
三年罷爲觀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
而薨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諡曰文恭宿爲人清謹忠實內
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重慎不輒
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其當重任尤顧惜
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
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

納同列退而誦曰公因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爲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冀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雜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卽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迂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

志餘

卷九

史傳

聖

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暨還升爲卿初父宿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宗炎壻鄧忠臣逐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瀕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毫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爲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爲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卒盜臯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爲

盜而入內都知不能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奈何令私人得爲之漸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安石用李定爲御史宗愈言御史常用學士及丞雜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是殆一出執政意卽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臨不草制坐黜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役法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哲宗

志餘

卷九

史傳

吳

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姦則小人指君子爲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士而用之則黨旣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尙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觀論其不當而劉安世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觀濶州而言者愈力乃罷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蜀人安其政召爲禮部尙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爲編修敕令官司農寺幹當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

修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爲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瞻奪其兵與王愨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時青唐瞻征內附而心牟欽瓊勒兵立別酋隴拶還其地執復張瞻征大懼自髡爲僧以祈免王瞻怒孫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拶稚子何能爲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愨復至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拶降詔以青唐爲鄯州邈川爲湟州未幾屬羌耶阿章叛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鈐轄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

志餘

卷九

史傳

畧

聽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言湟鄯難守以爲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知斡州還爲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遷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爲晉陵名族錢公輔字君倚常州武進人少從胡翼之學有名吳中第進士甲科通判越州爲集賢校理同判吏部南曹歷開封府推官戶部判官知明州衙前法以三等差次勞勤應格者聽指

酒場以自補富者足欲而貧者日困充募益鮮額有不足至
役鄉民破產不供費公輔取酒場官鬻之分輕重以給從者
不復調民同修起居注進知制誥英宗卽位陳治平十議大
要言采民政分吏課擇守宰置二府官屬又作帝問一篇上
之王疇爲翰林學士未久擢副樞密公輔謂疇素望淺不草
制帝以初政用大臣而公輔格詔謫爲滁州團練使議者以
爲重呂誨等上章救之不得踰年起知廣德軍神宗立拜天
章閣待制知鄧州復知制誥入見帝勞苦之使錄十議以進
命知諫院嘗至中書白事富弼謂曰上求治如饑渴正賴君
輩同心以濟公輔曰朝廷所爲是天下誰敢不同所爲非公

志餘

卷九

史傳

吳

輔欲回之不可得已王安石雅與之善旣得志排異已者出
滕甫鄆州公輔數於帝前言甫不當去薛向更鹽法安石主
其議而公輔謂向當黜遂拂安石意罷諫職旋出知江甯府
明年帝欲召還安石言其助小人爲異議不宜在左右但徙
揚州以病乞越改提舉崇福觀卒年五十二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第進士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呂公
著范純仁爲守皆禮遇之純仁屬撰樂語浩辭純仁曰翰林
學士亦爲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敬
謝元祐中上疏論事其略曰人材不振無以成天下之務陛
下視今日人材果有餘邪果不足邪以爲不足則中外之百

執事未嘗不備以爲有餘則自任以天下之重者幾人正色
昌言不承望風旨者幾人持刺舉之權以肅清所部者幾人
承流宣化而使民安田畢者幾人民貧所當富也則曰水旱
如之何官冗所當澄也則曰民情不可擾人物所當求也則
曰從古不乏材風俗所當厚也則曰不切於時變是皆不明
義理之過也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
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
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而陛
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旣勝則以持
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救

志餘

卷九

史傳

吳

將帥毋狂屢勝圖惟厥終京東大水浩言頻年水異繼作雖
盈虛之數所不可逃而消復之方尤宜致謹書曰惟先格王
正厥事不以爲數之當然此消復之實也蹇序辰看詳元祐
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
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以其近似難分之
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於近
臣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
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侵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
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

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尙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於妃嬪而下於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爲國家不幸至於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符德賀亦未嘗有子所以

志餘

卷九

史傳

辛

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求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旣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愴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愴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

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孟子曰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
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諸大夫皆曰
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於
是知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蓋左右非不親也然不
能無交結之私諸大夫非不貴也然不能無恩讐之異至於
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則所謂公議也公議之所在槩已察
之必待見賢然後用見不可然後去則所謂獨斷也惟恤公
議於獨斷未形之前謹獨斷於公議已聞之後則人君所以
致治者又安有不善乎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卽位之初相
去半年遽已如是自今以往將如之何願陛下深思之改起

志餘

卷九

史傳

垂

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
事孝德至矣尙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
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甯
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
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
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
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謫衡州別駕語在獻愍太子傳
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
氏曰汝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
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瘴疾作危甚楊時過常往省之蕭然

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事爲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
卽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爭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
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諡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
巨士也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爲辟雍正戶部員外郎至秘閣
修撰河北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進尙書知河間真定府積
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
之曰當思異時覆族之旤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
其不可振宣告於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提舉
上清寶籙宮旣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未行而
卒或曰爲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亦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
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霍端友字仁仲常州武進人徽宗卽位策進士第一授宣義
郎不閱月擢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起居郎中書舍人
服金紫故事唯服黑角帶帝顧見之曰給事舍人等爾而服
飾相絕如是始命犀帶佩魚進給事中大司成禮部侍郎端
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迭入以奉禁
闈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首重尾輕之患疏入卽
請補郡迺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爲政以寬聞不立
聲威陳地汙下久雨則積潦時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尙遠

水不時洩端友請益開二百里徹於淮自是水患遂去內侍石燾傳詔索瑞香花數十本端友不可疏罷之復以禮部召轉吏部官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李熙靖字子安常州晉陵人唐衛公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甯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升博士以父老旬外除提舉淮東學事使養命下乃得河東而爲淮東者臧祐之也蓋省吏取祐之賂輒易之或教使自言熙靖曰事君不擇地吾其可發人之私求自便也宰相聞而賢之留爲兵部員外郎遭父憂去還爲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右司員外郎王黼以太宰領應奉司又方事燕雲立經撫房於中書獨專之他執政皆不得預熙靖與言曰應奉之職非宰相所當預尙書樞密皆有兵房足以治疆事經撫何爲者哉黼積不樂同列五人皆躡躋禁從獨滯留四年都水丞失職移過於熙靖貶其兩秩又將左轉爲國子司業執政交言不可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越兩月復以故官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患豫防之戒徽宗曰詩所謂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者是也熙靖進曰孔子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願陛下爲無疆之計帝嘉之靖康初同譚世勳事

龍德宮改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道君待之甚厚常從容及內禪事曰外人以爲吳敏功殊不知此自出吾意耳吾苟不欲人言且滅族誰敢哉或謂君似唐睿宗上畏天戒故爲之吾有此心久矣熙靖再拜賀敏聞而忌之以進對不時受罰既拒張邦昌之命憂憤廢食家人進粥藥寬譬之終無生意故人視其病相持嗷泣索筆書唐王維所賦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明日遂卒年五十三與世勸同贈端明殿學士

熙靖傳見三百五十七卷忠義八卷又有李熙靖傳特宋史目漏熙靖及姚邦基二人耳熙靖前後二傳詳略少異前傳與譚世勸同贈端明殿學士忠義傳並贈

志餘

卷九

史傳

畜

廷康殿學士不知孰是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晉陵人宿之曾孫登崇甯五年進士第范汝爲寇閩以世將爲監察御史福建路撫諭使入境體世忠已平賊遷尙書右司員外郎又遷起居郎遷中書舍人賜三品服兼修政局坐言者落職奉祠未幾除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入爲禮部侍郎改刑部出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使屬建昌兵變殺守卒嬰城以叛世將以便宜發兵討平之除兵部侍郎復知鎮江未幾召爲給事中兼侍講直學士院復遷兵部侍郎尋以樞密直學士出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躡至世將既被命入境

約玠會議蜀之餉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
轉般摺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紹興九年玠卒以世將
爲寶文閣學士宣撫川陝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熙秦
鄜延諸道明年夏金人陷同州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旣分
聲援幾絕乃遣大將吳璘田晟出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由
赤谷歸河池不數日璘捷于石壁及扶風金人逡巡不敢度
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詔除端明殿學士十一年秋朝廷
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
威稍振未幾瘍發於首除資政殿學士致仕恩數視僉書樞
密院事卒年五十八命有司給葬事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輒不忘
登崇甯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九域圖志編修
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擢爲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元年
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維揚黏罕將自東平歷泗淮以
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
官各言所見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虜方
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金
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捍禦之疏
再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
司六曹二相滋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卽就道

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爲圖之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皆守與李邴分爲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旣而勝非竟罷政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衆徒爲紛紜旣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爲一上幸建康呂頤浩張浚叶議將奉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時方拜浚爲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

志餘

卷九

史傳

美

爲計耳非爲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殿廡謂康曰幸蜀之事吾曹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爲難行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去詔郎官以上言闕政初守爲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爲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爲之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己之詔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

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矣陛下觀今日之執與去
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雜揚
之變而後言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
公今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
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
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
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
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
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
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
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
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
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僞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
平已久公私困敝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
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
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
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
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

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擊守復上疏以敵情難測願留
劉光世控禦諸渡上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
之宜緩懷之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爲莫急於措
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爲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其
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
軍分戍三路一軍駐於淮東一軍駐於淮西一軍駐鄂岳或
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
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
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
憂故朝廷之執目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爲大將者萬一有
志餘

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邪臣謂宜拔
擢麾下之將使爲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綦布四路朝廷號
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有爲也何謂措置軍
食諸將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
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南轉輸未嘗以爲病也今宜舉兩浙
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
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
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爲諸州殿最歲覈實而黜陟之
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

首尾相應殺懷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閩自范汝爲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殺彫瘵且請於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旬去知平江府力何福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爲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卽行守力解上曰浚爲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眾烏合不爲用今其驗矣羣臣從志餘

卷九

史傳

語

爲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
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
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
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夕
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邵
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
度支爲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
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諡文靖孫抑
戶部侍郎

胡交脩字己楸常州晉陵人登崇甯二年進士第授秦州推

志餘

卷九

史傳

卒

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
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瀛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
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
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脩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
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
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
首論天下大執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
湖廣帶再脅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
久未立秦蜀張再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
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執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

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
甌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
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之詔
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
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
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稅稻之
地操弓矢帶刀劔椎牛發豕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
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故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
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
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粟充物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
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
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
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請遁周
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
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修所譏上書告其罪遣大
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修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
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
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尙書汀州甯化縣論大辟十
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

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尙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
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
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脩力陳其害
謂崇甯大錢贗輒可鑿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
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
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
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
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
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
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
志餘

卷九

史傳

奎

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脩真一士之謬謬也蜀帥席益
既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
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
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
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紐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
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
三四至是交脩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
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
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
學士院述交脩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奏韓忠

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
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
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
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尙書翰林學士兼
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
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爲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
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
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
文不事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爲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
宗愈至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修
志餘

卷九

史傳

奎

始交修裒次爲書號曰世絲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
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
行之兼副者歟

梁汝嘉字仲謨處州麗水人以外祖太宰何執中任入官調
中山府司議曹事建炎初知常州武進縣守薦其治狀擢通
判州事加直祕閣歷官至轉運副使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
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
真加直龍圖閣以稱職擢徽猷閣待制試戶部侍郎兼知臨
安府累遷戶部侍郎進權尙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
善秦檜殿中侍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聞給中書舍人林待

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葬起居耶葵入後省出疏
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
以是薄汝嘉汝嘉求去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觀未幾
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
以歸紹興二十三年卒汝嘉長於吏治在臨安風績尤著

按汝嘉後乞居常州遂家武進援張盥之例增入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
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叅議官又以
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邱密又論罷起知
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
志餘

卷九

史傳

奇

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叅議官進直煥章閣
湖北安撫副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
使遷大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光
祖命士璧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羣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
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進祕閣修撰樞
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州危又命士璧往援北兵
夾江爲營長數十里阻舟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揚州
移買似道以樞密使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璧以軍事付
呂文德士璧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以
捷聞士璧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爲宣撫司叅議官遷

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叅議官
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
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元良哈解兵自交阯北還前鋒
至城下圍急士璧極力守禦聞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
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
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
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
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
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
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於謫所則死
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
年正月大府卿柳岳乞錄用其子孫詔從之

薛極字會之常州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爲大
理評事通判温州知廣德軍以叅知政事樓鑰薦遷大理正
刑部郎官司封郎中權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兼提領雜賣
場守樁庫兼敕令所刪修官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兼
刪修敕令官拜司農卿兼權兵部侍郎尋爲真嘉定八年疏
奏願陛下深思顧諟之難益懷兢業之念勿謂帝德罔愆而
怠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綱雖舉必求益其

所未至德澤雖布必思及其所未周誓以今日遇災警懼之心永爲異時暇逸之戒將見天心昭格沛然之澤響應於不崇朝之間遷權刑部尙書尋試戶部尙書兼權吏部尙書遂爲真時暫兼權戶部尙書十五年特賜同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尋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祇浙東安撫使端平元年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胡唐老字俊明樞密副使宿之曾孫也崇甯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第歷南京國子博士知江陵縣召爲秘書省校書郎

志餘

卷九

史傳

彙

靖康元年擢殿中侍御史金人再犯京師攻圍日急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之遂遣秦仔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爲宣撫使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以孤軍與金人戰滑澠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朝廷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

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雹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遂解去以
功擢秘閣修撰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參謀官
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於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
等趣鎮江城壁頽圯兵不滿千獨倚浙西制置韓世忠爲重
世忠復去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
行在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諭以逆順禍福方衆環脅
之唐老怒罵方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謚定愍忠義傳
莫謙之常州宜興僧人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
爲溧陽尉是冬沒於戰陳贈武功大夫時萬安僧亦起兵舉
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爲僧旋亦敗死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也爲管轄賜紫德祐元年北兵圍
城道明謁郡守姚訢請曰事急矣君侯計將安出訢曰內無
食外無援死守而已道明亟還慨然告其徒曰姚公誓與城
俱亡吾屬亦不失爲義士迺取觀之文藉置石函藏坎中兵
屠城道明危坐燭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聲琅然以
刃脅之不爲動遂死焉忠義傳

按錫金志徐道明邑石幢徐家子家貧母武進王氏因
度爲天慶觀道士德祐乙亥城破敵帥坐觀門謂道明
曰亟降吾活爾觀中人道明曰吾知有宋而已不知其
仙遂死之帥屠其觀少長數百人無乞哀求活者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強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於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州辭不就於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祕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甯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邱園聲聞顯著賜諡曰正素

先生

隱德傳

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元

陳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國仕爲常州晉陵尹祖仁性嗜學早從師南方有文名至正元年科舉復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鄉貢明年會試在前列及對策大廷遂魁多士賜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歷太廟署令太常博士遷翰林待制出僉山東肅政廉訪司事擢監察御史復出爲山北肅政廉訪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學士陞侍講學士除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宮闕工役大興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不

奉於天道下不順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
盈守成猶或致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
自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所不忍言此陛下所
爲日夜痛心所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
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
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維祖宗
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
上都宮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
人心或致大業之隳廢則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
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

志餘

卷九

史傳

九

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
邪佞以圖謀治道夫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
宮闕而已乎疏奏帝嘉納之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書侍御
史時宦者資政使朴不花與宣政使秦驩內恃皇太子外結
丞相搆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讓上章暴其過忤皇
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它御史連章論諫皆外除祖
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糾劾秦驩不花姦邪等事此非御史
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啟今殿下未
賜詳察輒加沮抑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蠹政之情不
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

之所建立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郵
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已
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方今毓德春宮而使諫臣結
舌函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而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
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謂臺臣所言雖
是但橐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
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
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於田野
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上緣不見
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却爾今此二人亦
皆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
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
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
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其父心不使聞
奏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
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
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
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疏既再上卽辭職而御史下
至吏卒皆辭聞於是皇太子以其事聞朴不花橐驪乃皆辭

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諭旨祖仁等祖仁復上書天子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刑賞不明之所致也且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俯從臺諫之言擯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辭退爲名成其姦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猶優柔不斷則臣甯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聯及旤以待後世正人同罪書奏天子大怒而是時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此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遷而祖仁出爲甘肅行省參知政事時天極寒衣單甚以弱女託於其友朱毅卽日就道明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年七月李羅帖木兒入中書爲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肅政廉訪使召拜國子祭酒遷樞密副使累上疏言軍政利害不報辭職除翰林學士遂拜中書參知政事是時天下亂已甚而祖仁性剛直遇事與時宰論議數不合乃超授其階榮祿大夫而仍還翰林爲學士尋遷太常禮儀院使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東而朝廷方疑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專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乃與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全齊不踰月而逼畿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曳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

在今日臣愚等以爲馭天下之執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面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執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則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執已窮感而南軍突至執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寬仁涵育皇太子賢明英斷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改絃更張而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爲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彼中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諭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催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爲擴廓帖木兒游說而鉗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亦不得聞而天下之事去矣書上不報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爲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媿阻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政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名無所昭雪也況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爲朝廷計者不過戰守遷三事以言乎戰則資其恃

角之勢以言乎守則望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
之力極力勉厲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
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
倉卒之出則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
欲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爲重
奉疏以聞疏上亦不報二十八年秋大明兵進壓近郊有旨
命祖仁及同僉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等載太廟神主從皇
太子北行祖仁等乃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
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
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健德門爲亂軍所害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時年五十五祖仁一日眇眇寢身短瘠而語音清亮議論偉
然負氣剛正似不可犯者其學博而精自天文地理律曆兵
乘術數百家之說皆通其要爲文簡質而詩清麗世多稱傳
之

明

陳濟字伯載武進人讀書過目成誦嘗以父命如錢塘家人
齎貨以從比還以其貲之半市書口誦手鈔十餘年盡通經
史百家之言成祖詔修永樂大典用大臣薦以布衣召爲都
總裁修撰曾棨等爲之副詞臣纂修者及太學儒生數千人
繙祕庫書數百萬卷浩無端倪濟與少師姚廣孝等數人發

凡起例區分鉤考秩然有法執筆者有所疑輒就濟質問應口辨析無滯書成授右贊善謹慎無過皇太子甚禮重之凡稽古纂集之事悉以屬濟隨事敷奏多所裨益五皇孫皆從受經居職十五年而卒年六十二濟少有酒過母戒之終其身未嘗至醉弟洽爲兵部尙書事濟如父濟深懼盛滿彌自謙抑所居蓬戶葦壁裁蔽風雨終日危坐手不釋卷爲文根據經史不事葩藻嘗云文貴如布帛菽粟有益於世爾

陳洽字叔遠武進人好古力學與兄濟弟浚竝有名洪武中以善書薦授兵科給事中嘗奉命閱軍一過輒識之有再至者輒叱去帝嘉其能賜金織衣父戍五開歿洽奔喪會蠻叛

志餘

卷九

史傳

書

道梗旨險間行負父骨以歸建文中以茹璫薦起文選郎中成祖卽位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卿安南兵起命洽赴廣西與韓觀選士卒從征及大軍出遂命贊軍務主饋餉安南平轉吏部左侍郎是時黃福掌布按二司事專務寬大拊循其民洽甄拔才能振以風紀覈將士功罪建置土官經理兵食剖決如流還朝命兼署禮部工部事七年復參張輔軍討簡定平之還從帝北征與輔練兵塞外九年復與輔征交趾討陳季擴居五年進兵部尙書復留贊李彬軍事仁宗召黃福還以洽掌布按二司仍參軍務中官馬騏貪暴洽不能制反者四起黎利尤桀黠而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不相能寇執

日張洽上疏言賊雖乞降內懷詭詐黨羽漸盛將不可制乞
諭諸將速滅賊毋爲所餌宣宗降敕切責智等令進兵復敗
於茶籠州帝乃削智政官爵命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
往討洽仍贊其軍宣德元年九月通至交阯十一月進師應
平次甯橋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
麾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洽躍馬入賊陣創甚墜
馬左右欲扶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臣食祿四十年報國
存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刳死事聞帝歎曰大臣
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段民字時舉武進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與章徹吾紳
志餘

卷九

史傳

妻

輩俱讀書文淵閣又俱授刑部主事民旋進郎中山東妖婦
唐賽兒作亂三司官坐縱寇誅擢民左參政當是時索賽兒
急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民力爲
矜宥人情始安車駕北征餉舟出濟甯達潞河陸輓出居庸
至塞外民深計曲算下不擾而事集既還敕與巡按御史考
所過府縣吏廉墨以聞宣德三年召入京命署南京戶部右
侍郎踰年實授又明年改刑部初二部皆以不治聞民至紀
綱修舉宿弊以革上元人有爲姪毆者憤甚詣通政司告時
方令納米贖罪而越訴禁甚嚴犯者戍遼東民上言依定例
卑幼之罪得贖而尊長反遠竄揆於理有未安請更擬帝是

之帝以民廉介端謹特賜赦令考察南京百官八年詔書罪囚自十惡外竝減一等有重囚三十餘人例不得赦民亦減其罪後有旨報決乃復追還而逃已數人民自陳狀給事中年富等劾民帝知民賢不問九年二月卒於官年五十九貧不能殮都御史吳訥稅以衣衾帝聞命有司營葬成化間葉盛請襄卹不果其後百有餘年始追諡襄介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乃黑建文二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永樂元年遷戶科都給事中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遞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并訪仙人張邈遍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

志餘

卷九

史傳

表

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所至亦間以民隱聞母喪乞歸不許擢禮部左侍郎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皇太子監國南京漢王爲飛語謗太子帝改濙官南京因命廉之濙至密疏馳上監國七事言誠敬孝謹無他帝悅仁宗卽位召爲行在禮部侍郎濙陳十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轉運供億之煩帝皆嘉納既聞其嘗有密疏疑之不果召轉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宣宗卽位仍遷禮部左侍郎明

年來朝乃留行在禮部尋進尚書漢王反與楊榮等贊親征事不資予甚厚明年賜第長安古門外給闈者二人賜銀章四生辰賜宴其第四年命兼理詹事府事六年張本卒又兼領行在戶部時國用漸廣濬慮度支不足蠲租詔下輒沮格帝嘗切戒之然奢過不少替嘗曲宴濬及楊士奇夏原吉蹇義曰海內無虞卿等四人力也英宗卽位詔節冗費濬因奏減上供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正統五年山西災詔行寬卹既有採買物料之命濬上疏言詔旨宜信又言軍旗營求差遣因而擾民宜罷之皆報可行在禮部卽失詔弗問命改鑄己又失被劾下獄未幾卽獲復職九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年年七十乞致仕不許英宗北狩羣臣聚哭於朝有議南遷者濬曰文皇定陵寢於此示子孫以不拔之計也與侍郎于謙合中外始有固志景帝卽位進太子太傅楊善使也先濬言上皇蒙塵久宜附進服食不報上皇將還命禮部具奉迎儀濬等議遣禮部迎於龍虎臺錦衣具法駕迎居庸關百司迎土城外諸將迎教場門上皇自安定門入進東安門於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謁見畢百官朝見上皇入南城大內議上傳旨以一轎二馬迎於居庸關至安定門易法駕餘如奏給事中劉福等言禮太薄帝報曰朕尊大兄爲太上皇帝尊禮無加矣福等顧云太薄其意何居禮部其會官詳察之濬

等言諸臣意無他欲陛下篤親親耳帝曰昨得太上皇書具言迎駕之禮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戶龔遂榮爲書投大學士高穀言奉迎宜厚具言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之以朝與王直等共觀之直與澗欲聞之帝爲都御史王文所阻而給事中葉盛竟以聞盛同官林聰復劾直澗穀等皆股肱大臣有聞必告不宜偶語竊議有詔索書澗等因以書進且言肅宗迎上皇典禮今日正可做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分遣大臣迎龍虎臺帝不悅曰第從朕命無事紛更上皇至居南城宮澗請帝明年正旦率羣臣朝廷安門不許上皇萬壽節請令百官拜賀延安門亦不許三年

志餘

卷九

史傳

去

正月與王直並進少傅易太子加兼太子太師王文惡林聰文致其罪欲殺之澗不肯署遂稱疾數日不朝帝使興安問疾對曰老臣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耳聰由是得釋英宗復位力疾入朝遂求去賜璽書白金楮幣襲衣給驛官其一子錦衣世鎮撫澗歷事六朝垂六十年中外稱耆德及歸有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聚一堂因名之曰壽愷又七年始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澗節儉寬厚喜怒不形於色能以身下人在禮部久表賀祥瑞以官當首署名人因謂其性善承迎南城人龔謙多妖術澗薦爲天文生又薦道士仰彌高曉陰陽兵法使守邊時頗譏之

徐問字用中武進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廣平推官遷刑部主事歷兵部出爲登州知府地濱海多盜問盡捕之調臨江修築壞堤七十二轉長蘆鹽運使運司故利藪自好者不樂居問曰吾欲清是官也終任不取一錢累遷廣東左布政使嘉靖十一年以治行卓異拜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獨山州賊蒙鉞弑父爲亂問聞南丹泗城欲助逆檄廣西撫按伐其謀又檄鉞弟釗復父讐事平得承襲鉞援絕問督大兵分道入誅之捷聞賜金綺召爲兵部右侍郎疏陳武備八事又言兩廣雲貴半土司深山密箐猺獞羅焚所窟穴邊將喜功召釁好爲掃穴之舉王師每入巨憝潛踪所誅戮率無辜赤子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興大兵費厚餉以易無辜命非陛下好生意宜救邊臣布威信嚴阨塞謹哨探使各安邊境以絕禍萌帝深納其言尋引疾歸二十一年召爲南京禮部侍郎久之就遷戶部尙書復引疾去卒於家門清節自勵居官四十年敝廬蕭然田不滿百畝好學不倦粹然深造爲士類所宗隆慶初謚莊裕

周金字子庚武進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遷戶科都給事中疏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乃四百三萬當痛爲澄汰中官迎佛及監織造者濫乞引鹽暴橫道路當罷都督馬昂納有妊女弟當誅昂而還其女朝議用兵土魯番復哈密金言西邊虛憊而土魯番險遠且青海之寇窺伺

西甯不宜計哈密已卒從金議嘉靖元年由太僕寺少卿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邊人貧甚金爲招商聚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改撫宣府進右副都御史大同叛卒殺張文錦邊鎮兵皆驕宣府總督侍郎馮清苛刻諸軍請糧不從且欲鞭之衆轟然圍清府署金方病出坐院門召諸軍官數之曰是若輩剝削之過欲痛鞭之軍士氣稍平擁而前請曰總制不恤我耳金從容諭以利害衆乃散解去得無變改撫保定巡按御史李新芳疑廣平知縣謀已欲扶之知府爲之解並欲執知府發兵二千捕之知府及佐貳皆走一城皆空金發其罪狀而都御史王廷相庇新芳與相爭帝卒下新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芳刑部黜官金遷兵部右侍郎未幾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久之擢南京刑部尙書就轉戶部二十四年致仕歸歲餘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敏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戶科給事中父寶永州知府順之生有異稟稍長洽貫羣籍年三十二舉嘉靖八年會試第一改庶吉士座主張璉疾翰林出諸吉士爲他曹獨欲留順之固辭乃調兵部主事引疾歸久之除吏部十二年秋詔選朝官爲翰林乃改順之編修校累朝實錄事將竣復以疾告璉持其疏不下有言順之欲遠璉者璉發怒擬旨以吏部主事罷歸永不復敘至十八年選宮僚乃起故官兼春坊右司

諫與羅洪先趙時春請朝太子復削籍歸卜築陽羨山中讀書十餘年中外論薦竝報寢倭躡江南北趙文華出視師疏薦順之起南京兵部主事父憂未終不果出免喪召爲職方員外郎進郎中出覈薊鎮兵籍還奏缺伍三萬有奇見兵亦不任戰因條上便宜九事總督王忬以下俱貶秩尋命往南畿浙江視師與胡宗憲協謀討賊順之以禦賊上策當截之海外縱使登陸則內地咸受禍乃躬泛海自江陰抵蛟門大洋一晝夜行六七百里從者咸驚歐順之意氣自如倭泊崇明三沙督舟師邀之海外斬馘一百二十沉其舟十三擢太僕少卿宗憲言順之權輕乃加右通政順之聞賊犯江北急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令總兵官盧鏜拒三沙自率副總兵劉顯馳援與鳳陽巡撫李遂大破之姚家蕩賊窘退巢廟灣順之薄之殺傷相當遂欲列圍困賊順之以爲非計麾兵薄其營以火礮攻之不能克三沙又屢告急順之乃復援三沙督鏜顯進擊再失利順之憤親躍馬布陣賊構高樓望官軍見順之軍整堅壁不出顯請退師順之不可持刀直前去賊營百餘步鏜顯懼失利固要順之還時盛暑居海舟兩月遂得疾返太倉李遂改官南京卽擢順之右僉都御史代遂巡撫順之疾甚以兵事棘不敢辭渡江賊已爲遂等所滅淮揚適大饑條上海防善後九事三十九年春汛期至力疾泛海度焦山至通州卒年五

十四部間予祭葬故事四品但賜祭順之以勞得賜葬云順之於學無所不窺自天文樂律地理兵法弧矢句股王奇禽乙莫不究極原委盡取古今載籍剖裂補綴區分部居爲左右文武儒稗六編傳於世學者不能測其奧也爲古文洗滌紆折有大家風生平苦節自厲輟屣爲牀不飾綢繻又聞良知說於王畿閉戶兀坐匝月忘寢多所自得晚由文華薦商出處於羅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伴處士順之遂出然聞望頗由此損崇禎中追謚襄文子鶴徵隆慶五年進士歷官太常卿亦以博學聞

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尙竇丞可行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聯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謫選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卒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

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趨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臯張位子慎行張一桂田一儔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吳趙兩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舉校尉以布曳出長安門昇以板扉卽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匕乃蘇興疾南歸去腐肉數十瓣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討京官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三謫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總御史蔡系周劾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

士掌南京翰林院同里僉事徐常吉嘗松中行事已解給事中王嘉謨復據舊事劾之命家居俟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尚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王就學字所敬武進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三王並封議起朝論大譁就學王錫爵門人也偕同年生錢允元往規之爲流涕會庶吉士李騰芳投錫爵書與就學語相類錫爵悟並封詔得寢就學改禮部進員外郎尋調吏部二十

志餘

卷九

史傳

金

四年孝安陳太后梓宮發引帝嫡母也當送門外以有疾遣官代行吏部侍郎孫繼臯言之帝怒抵其疏於地就學抗疏曰人子於親惟送死爲大事今乃斬一髮送致聖孝不終豈獨有乖古禮卽聖心豈能自安於此而不用其情烏乎用其情於此而可忍烏乎不可忍恐難以宣諸詔諭書諸簡冊傳示天下萬世也疏奏不省踰二年詔甄別吏部諸郎斥就學爲民尋卒於家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

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評事雒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二科場弊竇汗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志餘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中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廕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啟言事先臣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讜議忠謀已類斜封密啟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啟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禍之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院卽分職

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
一八掌握而六卿又頰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爲請教
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卽道之教訓今講帷
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傳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
能一爲救正是何傅也保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
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
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
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
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
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

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
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鑿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鑿不遠而
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黜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
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
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本今大臣懼人
攻己而欲鉗天下之口不日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嘗之爲
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
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己亦居之曰總
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於位而後已古
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旣無難

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
糜爛於乞墮登龍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
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
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繼而皆不自
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
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
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
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强固矧以豔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
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
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
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
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虛心積慮
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
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
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等倘一日遂其奪
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
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
朝夕近倖母又覬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
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蠱

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穽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衽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言最愨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違之詞根托一本志餘

卷九

史傳

矣

造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既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啟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尅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啟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

春字若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詆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儉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祿少卿顧憲成卹典楚宗人以訐僞王事錮高牆者甚衆春爲訟寃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甯知縣滿朝薦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備中官杜茂且備陳

採權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
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
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人
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
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
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
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
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皋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
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
父艱天啟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卿歷遷光祿卿五年魏忠

志餘

卷九

史傳

免

賢黨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
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尙書總督倉場條行釐弊十事
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戶部尙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
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
議敕行十一年黃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
景文等疏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爲
御史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
罷歸是年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出
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

事中王暉所劾囑尙寶丞諸傑賂書應旂令黜暉應旂反黜
傑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
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
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其闕文所品題百不失一
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
相期許及擢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
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
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
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
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衆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

志餘

卷九

史傳

李

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
故事御史建自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
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
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
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
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躐秩又可掩過故
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旣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
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
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
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

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等以救南星謫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禠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陸大受字凝遠武進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屢遷戶部郎中福王將之國詔賜莊田四萬頃大受請大減田額因劾鄭國泰驕恣亂法狀疏留中王之寤發張差事大受抗疏言青宮何地張差何人敢白晝持梃直犯儲蹕此乾坤何等時耶業承一內官何以不知其名業承一大第何以不知其

志餘

卷九

史傳

全

所彼三老三太互相表裏而霸州武舉高順甯者今皆匿於何地奈何不嚴禁而速斷耶戶部主事蒲州張庭者大受同年生也亦上言奸人突入大內狙擊青宮陛下官何如震怒立窮主謀乃廷臣交章一無批答何也君側藏奸上下蒙蔽皆由陛下精神偏注皇太子召見甚稀而前此冊立選婚及近時東宮出講郭妃卜葬諸事陛下皆弗勝遲回強而後可彼宦寺者安得不妄生測度陰蓄不逞以僥倖於萬一哉皆不報大受尋出爲撫州知府以清潔著聞居二年徐紹吉讎浚以京察奪其官庭再遷郎中被齟齬引退抑鬱以死

附何士晉

孫慎行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卽嗜學萬
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
居鍵戶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
答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
郊廟大亨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
孫九齡未就外傳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
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
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關係宗社安危疏
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爲侍郎時
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教和之慎行隨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啟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云風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閩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卽自殺春秋猶書之爲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劒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橐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爲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卽欲爲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爲天下後世解也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爲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旣崩而立后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謔皇祖爲恭皇帝事慙者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謚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呪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么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說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

非九卿臺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立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云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枕隍爲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職悞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卽從哲所布置也并急誅李可灼以洩神人之憤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臆其言顧近習多爲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并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臺諫官親見

志餘

卷九

史傳

齋

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尙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爲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弑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爲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爲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今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

陛下也末復力言克纘之謬章竝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
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竝見
慎行以爲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瀘山旁枝進封
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倖遂得溫旨慎行堅不奉詔
三疏力爭不得二年七月謝病去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爲
首吏部侍郎盛以宏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
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
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爲罪魁其黨
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
按提問遣戍甯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崇禎元年命以

志餘

卷九

史傳

七

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爲一時搢紳冠
朝士激推轂入閣吏部尙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
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鈺名上帝卽
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張璋字席之武進人少孤貧取糠粃自給不輕受人一飯爲
同里薛敷教所知講學東林書院師孫慎行其學以慎獨研
幾爲宗萬曆四十年舉應天鄉試第一越七年成進士授戶
部主事調兵部職方歷郎中出爲廣東提學僉事塲俗奢麗
膏學至宮室供張輿馬餼牽之奉甲他省象犀文石名花珠
貝磊柯璀璨璋悉屏去弗視也大吏建魏忠賢祠乞上梁文

於瑋瑋卽日引去瑋廉歸而布袍草履投徒於家莊烈帝卽位起江西參議歷福建山東副使大學士吳宗達謂瑋難進而易退言之吏部召爲尙寶卿進太僕少卿坐事調南京大理丞引疾去久之起應天府丞是歲四方大旱瑋以軍食可虞奏請禁江西湖廣邊糴而令應天常鎮淮揚五郡折輸漕糧銀赴彼易米則小民免催科之苦太倉無顆粒之虧他十庫所收銅錫顏料皮布非州縣土產者悉解折色且盡改民解爲官解以救民湯火所司多議行遷南京光祿卿召入爲右僉都御史遷左副都御史時劉宗周金光辰並總憲紀瑋乃上風勵臺班疏曰懲往正以監來今極貪則原任巡按蘇志餘

卷九 史傳

癸

松御史王志舉極廉則原任南京試御史成勇勇與臣曾不相知家居聞勇被逮士民泣送者萬輩百里不休後入南都始知勇在臺不濫聽一辭不輕贖一錢不受屬吏一蔬一果燕紳悍吏爲民害者不少假借委曲開導民以孝弟臣離南中輒攀轅願借成御史惠我南人雖前奉嚴譴宜召爲諸御史勸疏上一時稱快詔下志舉法司逮治成勇敘用瑋旋以病謝歸未幾卒福王時贈左都御史謚清惠

薛聞禮武進人由府吏官黃陂典史歲歉民逋漕粟聞禮奉使過漢口貸於所知得千金以代民逋十六年張獻忠陷黃陂愛聞禮才挾與俱去暮卽亡歸會賊所設僞官爲士民殺

死開禮曰禍大矣令士民遠避而已獨留以當之俄賊至將屠城聞禮曰殺偽官者我也賊欲活之晉不止乃見殺忠義附夏

統春傳

隴州同知薛應玠武進人攝州事崇禎十六年勒兵守城城陷晉

賊死志義附唐明傳

王章字漢臣武進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諸暨知縣少孤母訓之嚴及為令祖帳歸少暮母訶跪予杖曰朝廷以百里授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為力解乃已治諸暨有聲甫半歲以才調鄞縣諸暨民與鄞民爭挽章至相譁治鄞益有聲數注上考十一年行取入都時有考選翰林之命行取者爭

志餘

卷九史傳

七

奔競給事中陳啟新論之帝怒命吏部上訪冊罪廷臣濫徇者尚書姜逢元王業浩給事中傅元初御史禹好善等六人閒住給事中孫晉御史李右讜等三人降調給事中劉含輝御史劉興秀等十一人貶二秩視事吏部尚書田維嘉等乃請先推部曹凡推二十二人章與焉授工部主事章及任濬涂必泓李嗣京欲疏辨憚為首獲罪李士瀆者耄矣四人不告而首其名士瀆知之懼且怒與章等大詬而帝知維嘉有私詔許與考又以為首者必良士也擢士瀆編修章等皆御史章上疏請罷內操寬江南通賦明年出按甘肅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

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史受錢
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
方嘗奏天子易爾位檄焚兩大注邊卒貨武弁金償以賊首
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
功劾罷巡撫劉鎬貪惰又所部十道監司劾罷其四母憂歸
服闋還朝巡視京營按籍額軍十一萬有奇喜曰兵至十萬
猶可爲也及閱視半死者餘冒伍憊甚矢折弓缺聞礮聲掩
耳馬未馳輒墮而司農缺餉半歲不發章屢疏請帑不報踰
月賊陷真定京師大震襄城伯李國禎發營卒五萬營城外
章與給事中光時亨守阜成門城內外堞凡十五萬四千有
志餘

卷九

史傳

癸

奇三壘一卒三月初登陴閱十日始一還耶櫛沐易新衣冠
家人大駭章不應賊傳城下章手發二礮賊少卻頃之各門
礮聲絕時亨攝章走章厲聲曰事至此猶惜死耶時亨曰死
此與士卒何別入朝訪上所在不獲則死死未晚也章從之
與時亨並馬行俄賊突至呼下馬時亨倉皇下馬跪章持鞭
不顧叱曰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賊刺章股墮章罵曰逆賊
勤王兵且至我死爾滅不旋踵矣賊怒攢槊刺殺章而去抵
暮家人覓屍猶一手據地坐張口怒目勃勃如叱賊狀妻妾
在籍聞之一慟而絕贈大理寺卿諡忠烈

本朝賜諡節愍次子之斌仕閩爲職方主事亦死難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鉉少有大志以聖賢自期許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訓諸生闡濂洛正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帝方銳意綜核疑廷臣朋黨營私度支告匱四方亟用兵餉不敷遣中官張夔憲總理戶工二部建專署檄諸曹謁見禮視堂官鉉恥之再疏爭不納乃約兩部諸僚私謁者衆唾其面夔憲愠甚鉉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夔憲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鉉杜門謝客躬爨以養父母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聞大同陷疏曰宣大京志餘

錄自經後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錢本忠為吉水知縣有廉名詿誤罷官父老奔走號泣乞留
郡人胡廣力保之得還任民間本忠復來空闕并迎拜永樂
中卒官民哀慕留葬吉水爭負土營墳其得民如誠祖云循吏

附史誠

祖傳

陳于王字丹衷吳縣人

舊志注案于王世襲蘇州衛職史因誤為吳縣人世為蘇州

衛千戶既襲職兩舉武鄉試授奇兵營守備以捕海盜功遷
都司僉書守崇明蛇山盜王一爵等亂海濱于王率戰艦數
十擊之羊山持刀入其舟生擒一爵殲其黨殆盡上官交薦

志餘

卷九 史傳

百

遂知名天啟初經略熊廷弼用為標下參將代者至飲于王
酒暴卒其子訴于王毒殺之逮繫久不釋崇禎二年京師有
警巡撫曹文衡賞其罪署前鋒遊擊將兵勤王既至兵事已
解遂南還久之巡撫張國維用為中軍守備九年賊入江北
圍廬州陷和州國維遣于王守六合守備蔣若來守江浦賊
方圍江浦若來急入與知縣李維樾固守賊登城若來拒却
之繩下角賊矢著其頰左臂傷裹血還戰乃退六合無城若
來與于王犄角捍賊二邑賴以全賊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偕
指揮包文達等以二千人往救文達敗歿于王驟馬入援其
弟而出十年正月賊分犯江浦六合及安慶國維遣部將張

載賡等援安慶而以新募兵二千令副將程龍及于王若來
分成二邑已而賊不至國維議赴安慶城太湖乃提龍等三
將兵西上三月賊犯太湖副將潘可大將安慶兵九百龍等
三將將吳中兵三千六百禦之艷家店賊先犯可大營龍等
至夾擊之賊多死夜復至中伏亦敗去監軍史可法欲退扼
要害諸將不從掘塹守二十四日羅汝才劉國能等七營數
萬衆齊至圍數重諸將突擊頗有殺傷可法偕副將許自強
馳救扼於賊鳴大礮遙爲聲援諸將亦呼譟突圍會天雨甲
重不得出明日日中賊四面入將士短甲接戰可大戰死龍
引火自焚死于王手執大刀左右殺賊傷重力竭北面叩頭
有差

志餘

卷九

史傳

五

自刎死閱十日面色如生若來服圍人衣以免士卒脫者僅
千餘人事聞贈于王昭勇將軍指揮使世廕副千戶餘贈廕
謝應芳字子蘭武進人也自幼篤志好學潛心性理以道義
名節自勵元至正初隱白鶴溪上構小室顏曰龜巢因以爲
號郡辟教鄉校子弟先質後文諸生皆循循雅飭疾異端惑
世嘗輯聖賢格言古今明鑒爲辨惑編有舉爲三衢書院山
長者不就及天下兵起避地吳中吳人爭延致爲弟子師久
之江南底定始來歸年逾七十矣徙居芳茂山一室蕭然晏
如也有司徵修郡志強赴之年益高學行益劭達官縉紳過

郡者必訪於其廬應芳布衣韋帶與之抗禮議論必關世教切民隱而導善之志不衰詩文雅麗蘊藉而所自得者理學為深卒年九十七

儒林傳

謹案龜巢先生明史及舊志俱列儒林傳夷考生平崇正學黜異端允為有明一代吾郡儒林之首光緒志改列義行殊為私見亟宜糾正

劉熙祚字仲緝武進人父純仁泉州推官熙祚舉天啟四年鄉試崇禎中為興甯知縣奸民啖斷腸草脅人財物熙祚令贖罪者必以草以是致死者勿問草以漸少弊亦止課最徵授御史十五年冬巡按湖南李自成陷荆襄諸郡張獻忠又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破斬黃臨江欲渡熙祚以明年二月抵岳州檄諸將分防江濟偏沅鄖陽二撫聯絡形勢會賊馬守應據澧州窺常德土寇甘明揚等助之熙祚馳至常德擊斬明揚五月還長沙及武昌岳州相繼陷急令總兵尹先民副將何一德督萬人守羅塘河扼要害而巡撫王聚奎乃撤守長沙賊遂長驅至聚奎率潰將孔全彬黃朝宣張先璧等走湘潭長沙不能守惠王避地至長沙與吉王謀出奔熙祚奉以奔衡州衡州桂王封地也聚奎兵至大焚劫王及吉惠二王皆登舟避亂熙祚單騎赴永州為城守計未幾聚奎復走祁陽衡州遂陷永士民間之空城逃二王至永州聚奎繼至越日全彬等亦至劫

庫金去熙祚乃遣部將護二王走廣西而已返永州拒守賊騎追執之獻忠踞桂王宮叱令跪不屈賊羣毆之自殿城曳至端禮門膚盡裂使降將尹先民說之終不變見殺事聞贈太常少卿諡忠毅弟永祚字叔遠由選貢生屢遷興化同知禽賊曾旺後以副使知興化府事

大清兵入城仰藥死弟縣祚字季延崇禎四年進士爲吉安永豐知縣鄰境九蓮山界閩粵賊窟其中縣祚請會勦賊怒率衆攻縣祚出擊三戰三捷賊益大至縣祚伏兵黃牛峒大破之積勞得疾請告歸卒兄弟三人並死王事

吳傑武進人弘治中以義醫徵至京師試禮部高等故事高

志餘

卷九

史傳

三

等入御藥房次入太醫院下者遣還傑言於尚書曰諸醫被徵待次都下十餘載一旦遣還誠流落可憫傑願辭御藥房與諸人同入院尚書義而許之正德中武宗得疾傑一藥而愈卽擢御醫一日帝射獵還憊甚感血疾服傑藥愈進一官自是每愈帝一疾輒進一官積至太醫院使前後賜彪虎衣繡春刀及錦幣甚厚帝每行幸必以傑扈行帝欲南巡傑諫曰聖躬未安不宜遠涉帝怒叱左右掖出及駕還漁於清江浦溺而得疾至臨濟急遣使召傑比至疾已深遂扈歸通州時江彬握兵居左右盧帝晏駕已得禍力請幸宣府傑憂之語近侍曰疾亟矣僅可還大內倘至宣府有不諱吾輩甯有

死所乎近侍懼百方勸帝始還京師甫還而帝崩彬伏誅中外
宴然傑有力焉未幾致仕子希周進士戶科給事中希曾
舉人

志餘

卷九 史傳

萬

志餘卷九

史傳補遺

唐

蕭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

穎士子

能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

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表常執主簿顏真卿在湖州

與存及陸鴻漸等討撫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建中初

由殿中侍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留務京師

裴延齡與滂不叶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所知

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為經贍其

家

新唐書蕭穎士傳

志餘

卷九

史傳補遺

一



